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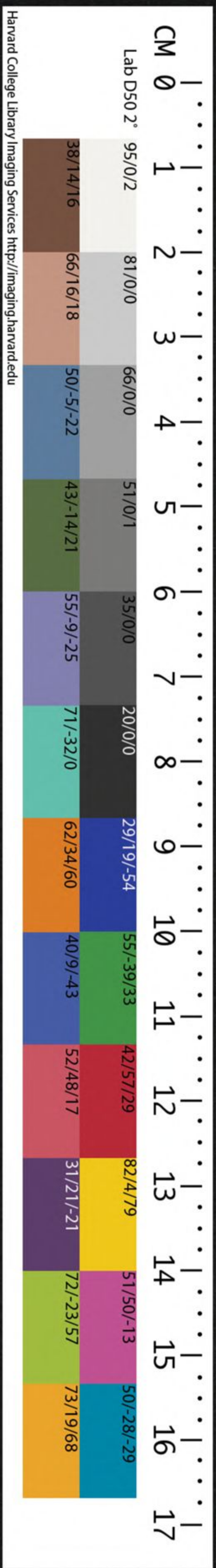
天德堂

繡像宋精忠傳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9 1953



奇傳像繡

李卓吾評

中心傳

評

宋精忠傳

天德堂藏板

天德堂藏板

岳鄂武穆王精忠傳敘

命林玉世
早登第而中

天地有正氣也而亦有常數也數有盈虧
而氣無間斷也數有盈虧故人物之始終
國家之興廢值其時之若然而實非人力
之所能然也氣無間斷故在天為日星在
地為河嶽在人為忠義日星有晦明而忠
義無晦明也河嶽有變遷而忠義無變遷
也是誠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

序一

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是氣也使其值乎數之盈則宣而爲都俞之聲柔懷之政激而爲防風之戮東山之征名成於當時功垂於後世又何言哉不幸而數虧焉山河改色時事已非雖假以有爲之人持必爲之志回難爲之機而立見可爲之勢然而君非其人也相非其人也權奸計行萬事瓦裂矣是豈天之不佑斯人哉天之生

斯人也將以發天地之正氣也正氣存乎其入而國脉亦繫乎其入使國而猶可眷也則數猶可回也今而君臣皆非矣數不可回矣以不可屈之氣而值乎不可回之數故寧奪其入以完其氣無寧奪其氣以完其國此天之所以處宋岳鄂武穆王者蓋非偶然也當夫徽欽北狩高宗南渡華風陵替夷焰方殷天柱崩而地維折矣問

其政則壞於熙豐之黨而繼以汪黃之徒也荏苒奸邪恣爲欺罔而昏暗日滋蒙塵弗振宋之不亾僅如一線之引屬旒而王於其時奮自徒步應募而起歷登大將慨然以恢復爲己任小戰百餘大戰數十鋒不少挫而所向無敵卒之南北群盜望風而降僞齊隨傾金兵膽落而其服之之深至以父稱之及朱仙鎮之役女真幾滅矣

宋社幾復矣是何於難爲之時而能立此不世之奇功哉蓋王之忠義勇畧皆得之天而非人所及至是則王之所得於天者不負而天之所以付於王者不孤王一人矣然王之所受于天者雖得其全而宋之所受於天者已懼乎厄使其君能知警猶可爲也而怠惰之隙奸檜乘焉奸檜旣相鬼蜮登矣宋之君臣天實厭之豈肯使

麟鳳受染乎柄鑿不能相入矣薰蕕猶不可
同器矣舜跖不可同朝矣故其爲班師之
計以撓垂成之功者非檜能害王也天以
罰宋也王旣死矣中原之地自此不可復
矣父兄之讐自此不可報矣金自此而益
張宋自此而益替矣盟自此而遂背構自
此而遂臣矣王之生俊何忌也王之死俊
何喜也俊至是其喜不喜也是知天之所

以生王者非偶然也寄正氣于王以示中
華之有人而不可欺也而終奪王者亦非
偶然也以宋之君臣不足眷而數之常不
可回也論者謂方郟城戰勝而進軍元朮
將奔洛而遠遁斯時詔趨班師使王持以
將在闔外君命有所不受之義堅執北伐
偏技窮之虜而滅之盡收拾故疆措置已
定然後奏凱班師歸身謝罪顧不愈于墮

奸權之計受鍛鍊之禍哉此亦一說而非
知王之論也王之一身正氣之所在也王
知有君而不知己志之行沮知有忠而不
知功名之得喪况專制之義不行久矣今
欲舉行必上有漢孝宣之明下有魏相之
忠而奸讒不得以間之然後趙克國可爲
西羌之舉違詔而伸己志也彼高宗之去
孝宣遠矣奸檜之賊蒙蔽已深而張俊之

徒方且瞋視王欲執此義以行將何以自
白於如簧之舌哉出乎此則亦疑于桓温
劉裕之專恣矣又豈王之所屑爲哉王之
節義於此而益明王之忠誠於此而益著
王之正氣於此益久而益不磨地維至於
今立也天柱至於今尊也山河至于今流
峙也日月至於今照臨也風霆雲雨至於
今烜且烈也麟鳳龜龍醴泉芝草至於今

祥且異也正氣之在於天地者如此若夫
賊檜之邪至今視之一狗彘耳一蟻虱耳
一糞壤耳紀異者傳檜變爲牛而雷碎之
理或然也何者邪氣之不容于天地也天
地之間正與邪不兩立故人心之公好與
惡不容已今之言檜者輒加唾罵若污口
然至于王則景仰不替歆慕益隆請廟以
尊之祀典以崇之求額以表之歌詞以詠

之篆石以紀之歷古至今一也王之廟與
墓俱焉在杭之西湖棲霞嶺之下歲久屢
修復敝茲值

欽命內官監太監劉公來鎮兩浙公素秉
忠愛其爲國爲民之心歷歷見諸政事而
好古篤信之念尤不倦于講論謂岳王南
宋第一人也在西湖有岳墓而湖山增色焉
遂捐俸廩而重修之殿宇之弘敞門牆之

壯麗視舊百倍仍復於廟門之外通衢之
左鼎建石牌坊一座榜曰精忠昭

聖製也牌坊以石垂永久也而翼然大書
燦然金碧往來瞻望者耳目一新矣他日
讀王之精忠錄輒歎曰英華所聚皆正氣
也是誠可以激勵後人也板行已久頗有
脫落况近有頌王之德弔王之祠珠玉相
照皆未得登板亦缺典也乃躬爲釐正而

重刻之卽其錄觀其事誦其詩詠其詞王
之生氣凜凜猶在也公之此舉一何盛哉
公之心得其好惡之正也好惡之正亦正
氣也於此益見正氣之在天地間磅礴無
間數何足言哉宋固逝矣金亦安在千古
與年俱新者惟王之墓而已天之所以全
夫王者至此無餘矣愚生也晚方以得謁
王之廟拜王之墓爲幸也而目激於懷者

尚未盡所欲言茲幸承公之屬遂得盡其所欲云云

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

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中極殿大學

士海陽李春芳謹撰

公之心其效惡之五也其效惡之五亦五
之生稟稟斷五也公之出舉一河壑
重攻之唱其繪贖其事請其詩信其隨王

新鐫全像武穆精忠傳目錄

卷之一

韓離不舉兵南寇

李綱措軍禦金人

宋欽宗倡義講和

許翰請用种師道

師中大戰殺熊嶺

金粘罕邀求誓書

宋徽欽北狩沙漠

宋康王泥馬渡江

岳鵬舉辭家應募

宋高宗金陵即位

卷之二

李綱奏陳開國計

李綱力劾張邦昌

岳飛與澤談兵法

岳飛計畫河北策



李綱諫車駕南行

宗澤約張所出兵

宗澤定計破兀朮

粘沒喝京西大戰

劉豫激怒斬關勝

宗澤大捷兀朮兵

附

卷之三

高宗車駕走杭州

苗傅作亂立新君

張浚傳檄討苗傅

韓世忠大破苗翊

洪皓持節使金國

胡寅前後陳七策

岳飛破虜釋王權

兀朮大戰龍王廟

韓世忠鎮江鑿兵

岳統制楚州解圍

卷之四

劉子羽議守四川

宋高宗議建東宮

兀朮兵寇和尚原

安雄大戰箭筈嶺

劉豫建都汴梁城

岳飛用計破曹成

劉子羽分兵拒敵

吳璘大戰仙人關

張浚被劾謫嶺南

宋高宗御駕親征

卷之五

韓世忠鏖戰大儀

岳飛兩戰破李成

議防邊李綱獻策

詔岳飛征討湖寇

岳飛定計破楊么

牛臯大戰洞庭湖

劉豫興兵寇合肥

楊沂中藕塘大捷

鎮汝軍岳飛立功

岳鵬舉上表陳情

卷之六

岳飛奏請立皇儲

金熙宗廢謫劉豫

議求和王倫使金

世輔計擒撤離喝

李世輔義釋王樞

胡世將議敵金兵

王烏祿大驅南寇

宋劉錡順昌鏖兵

張琦大戰青谿嶺

小商橋射死再興

卷之七

岳飛兵距黃龍府

秦檜怒貶張九成

劉大尉登橋破虜

楊沂中戰敗豪州

秦檜定計削兵權

吳璘設立疊陣法

岳飛上表辭官爵

岳飛訪道月長老

周三畏鞠勘岳飛

下岳飛大理寺獄

卷之八

秦檜矯詔殺岳飛

何鑄復使如金國

和議成洪皓歸朝

陰司中岳飛顯靈

秦檜遇風魔行者

弒熙宗顏亮弄權

東陽寺施全死義

棲霞嶺詔立墳祠

效顰集東窓事犯

冥司中報應秦檜

精忠傳目錄終

辭忠軒目錄終

茲聳集東窓事此

冥匠中辨觀秦劍

東則寺賦全取美

對雲巖端立寶師

秦會出風飄行香

孫淵宗賤亮弄辭

味蕭如共胡龍傳

劍石中岳派懸靈

秦會敵隋遊岳派

何難野對吹金因

卷之八

周三吳陣時岳派

丁岳派大野寺燦

岳派上表報官備

岳派苗苗民身寺

秦會安信備兵對

吳魏端立登刺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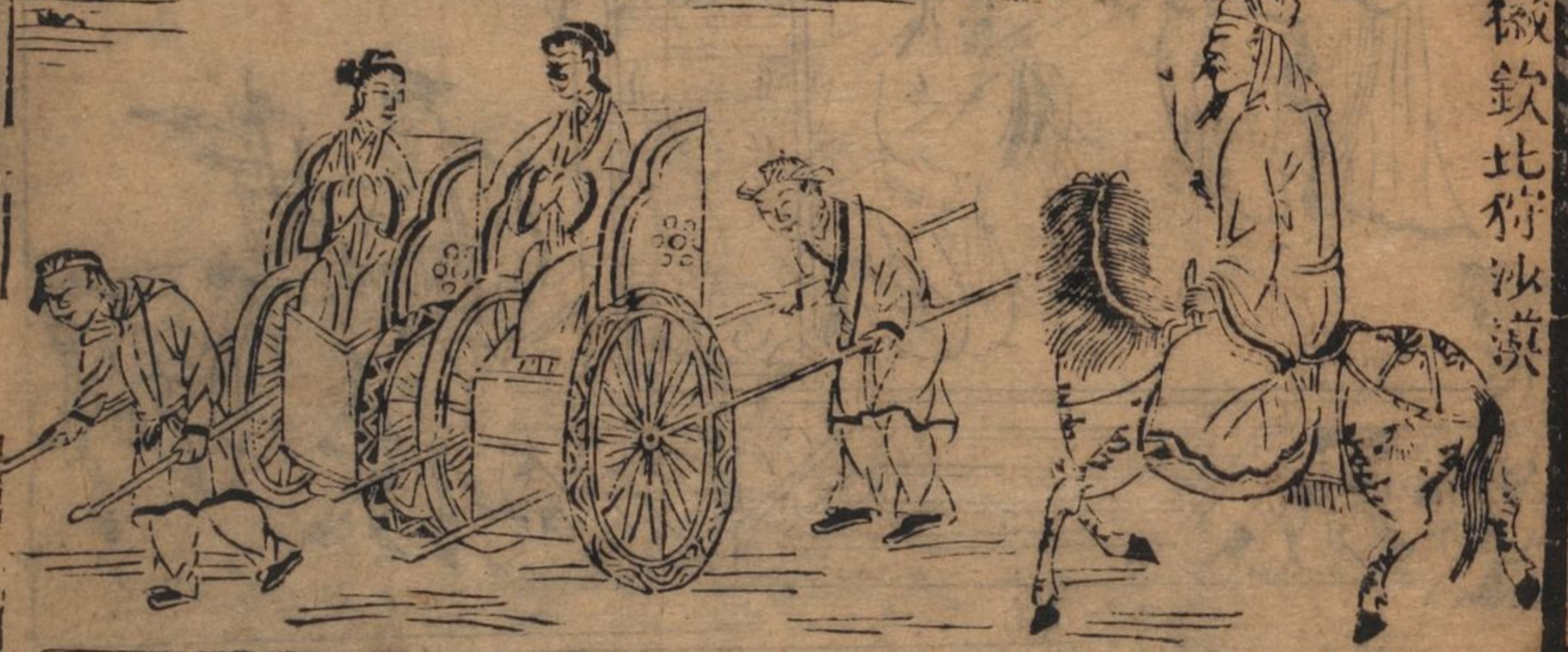
幹離不卒
兵南寇



李綱措置
禦金人



宋徽欽北狩沙漠



宋康王泥馬渡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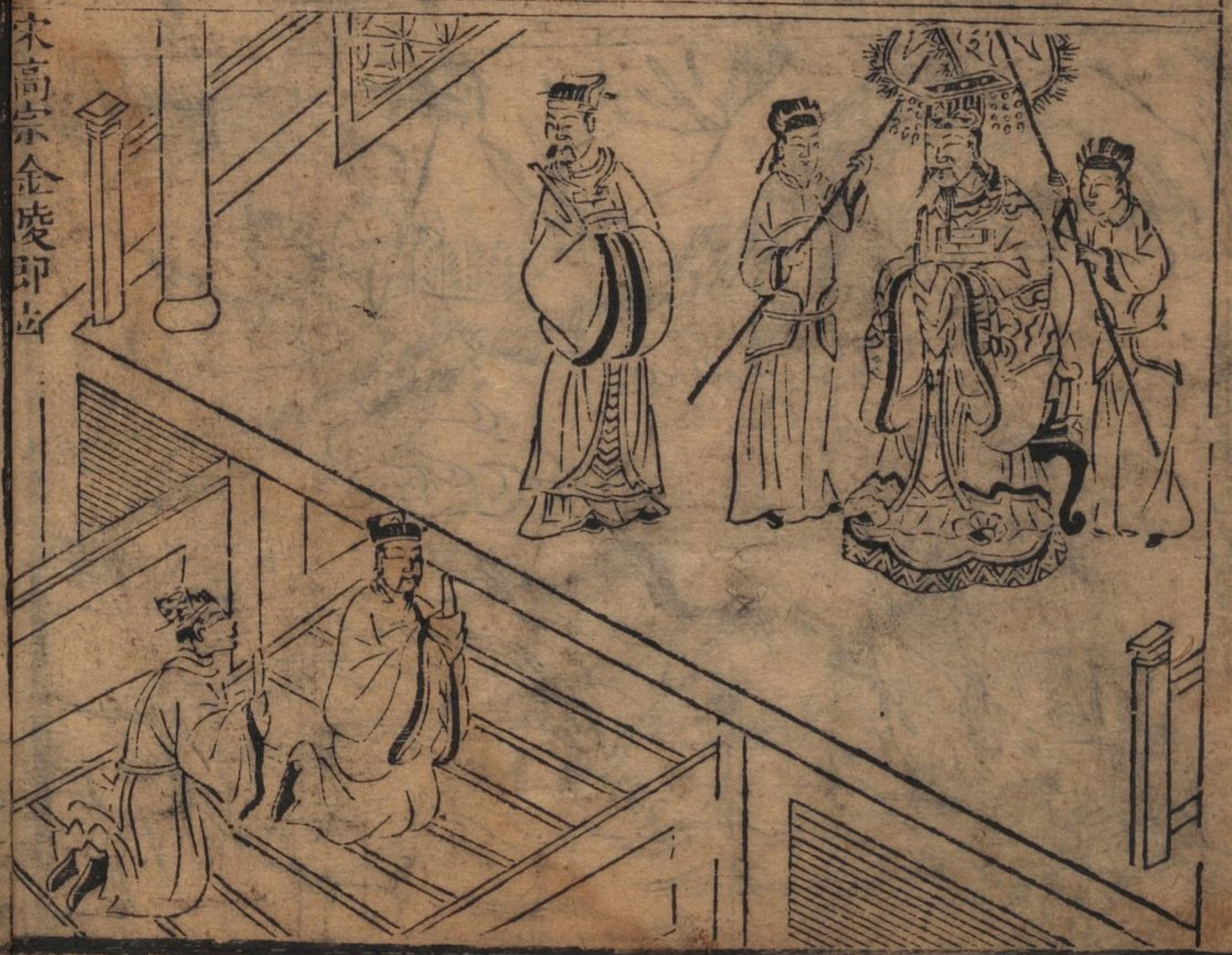
宋欽宗倡義講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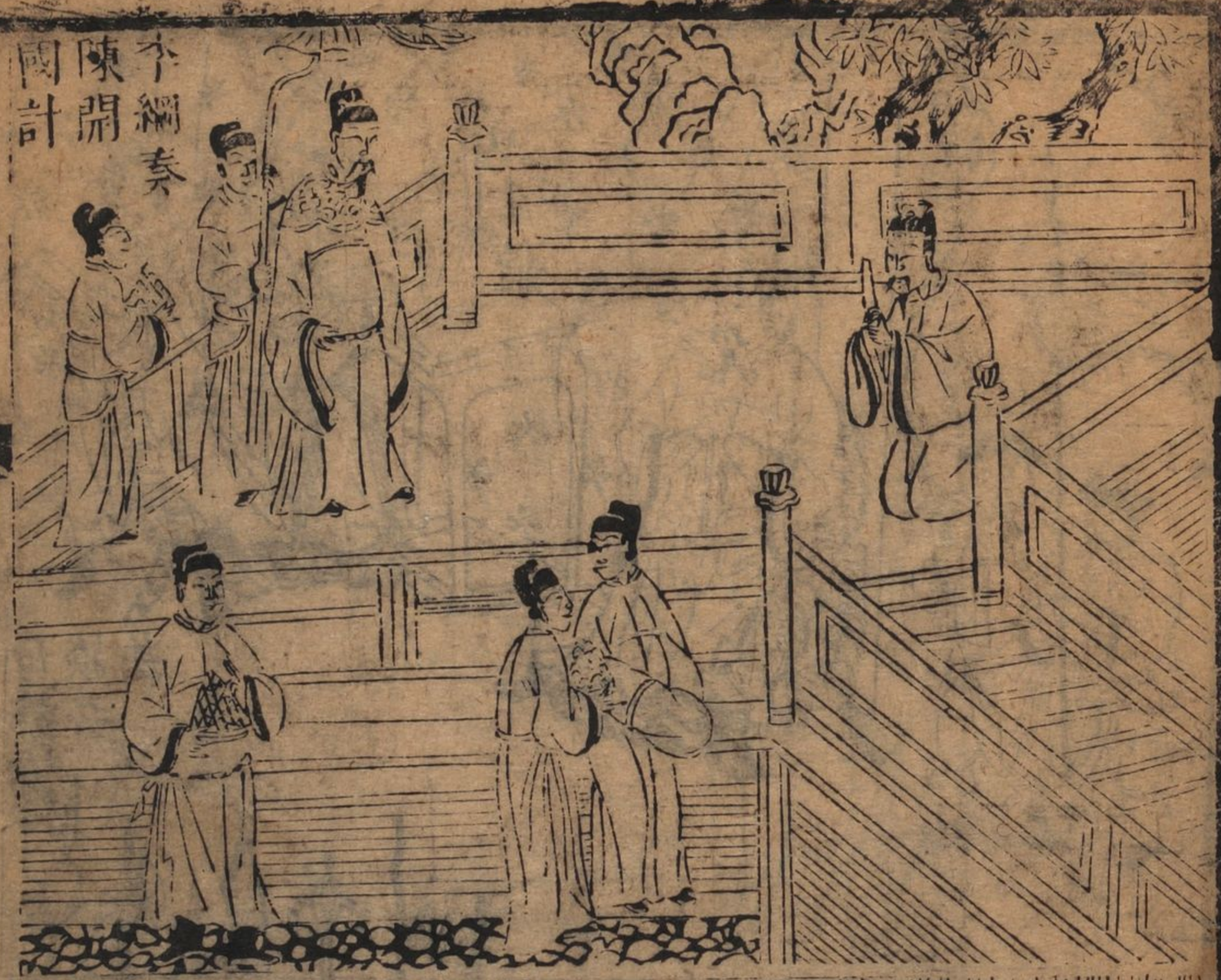
金粘罕致宋書



臣鵬辭家庶應身



宋高宗金陵即位



李綱奏
陳開
國計



李綱力効
張邦昌

岳飛與澤
法談兵



李綱諫駕南行



岳飛計書
河北策



宗澤定計
破兀木

粘沒喝京西大戦



劉豫激怒斬閔勝

苗傅作亂立新君



高宗卓駕走杭州



精忠傳 圖象

五



高永成虎
韓王簡



韓世忠
大破苗
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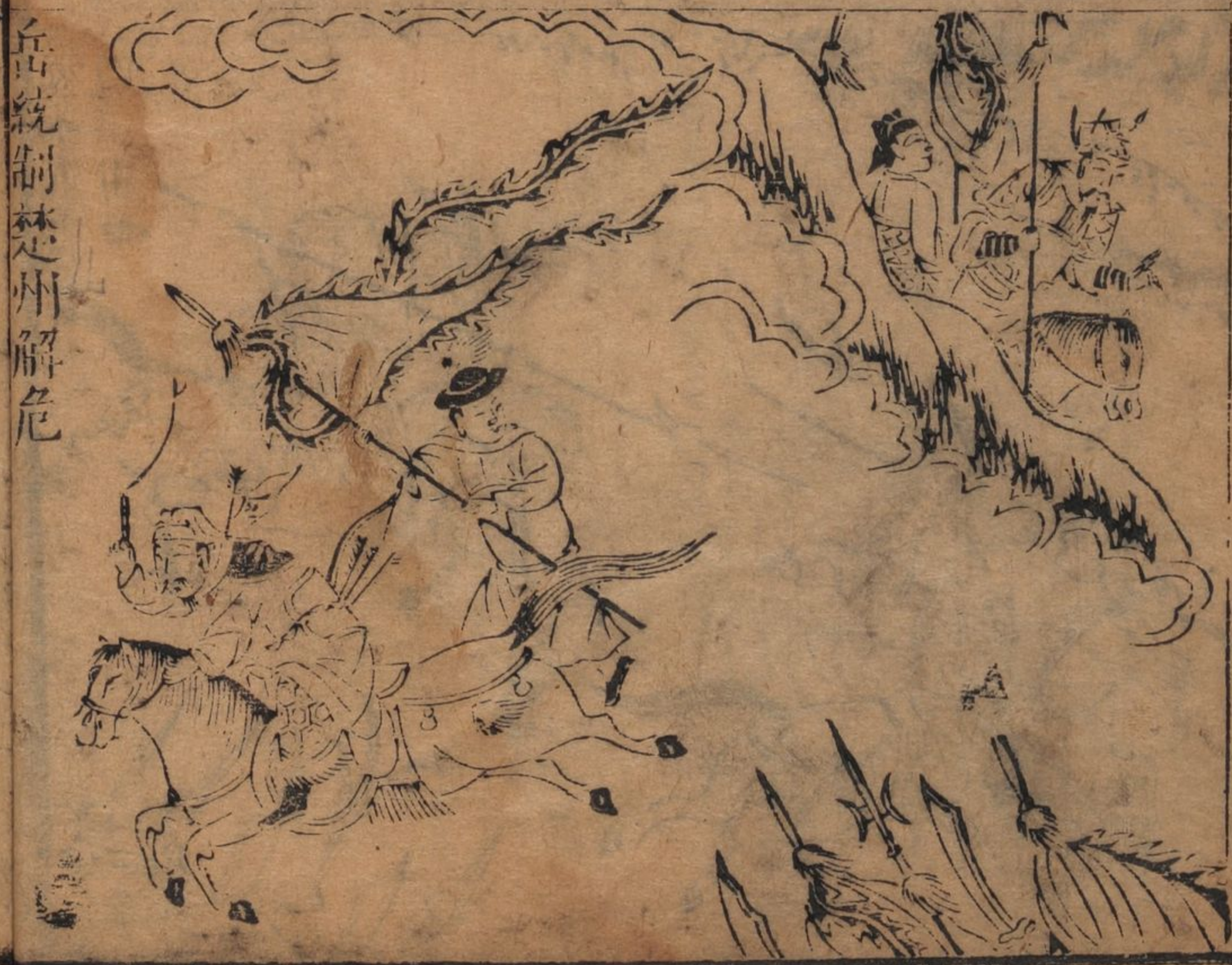
兀木大戰
龍王廟



洪皓持節使金國



韓世忠鎮江慶兵



岳統制楚州解危



劉子羽議守四川



兀木兵寇和尚原



韓世忠平定建州

高飛用計破曹成



劉豫建都汴梁城



劉子羽分兵拒敵



吳璘大破仙人關

韓世忠盛
戰大儀



宋高宗御駕親征

岳飛兩
戰破李
成





牛臯大
戰洞庭湖



劉豫興兵寇合肥



詔岳飛征討湖寇



岳飛定計破楊么

報國

精忠

鎮汝軍岳雲立功



楊沂中
藕塘大捷



岳飛奏請立皇儲



金熙宗廢嫡
劉豫



精忠傳

圖象



王烏祿大戰南寇



宋劉錡昌慶兵



世輔計擒撒離喝



胡世將議敵金兵

張琦大戰青谿嶺



小商橋射死楊再興



岳飛兵距黃龍府



秦檜怒貶張九成



劉太尉
疊橋破
虜



秦檜定計
削兵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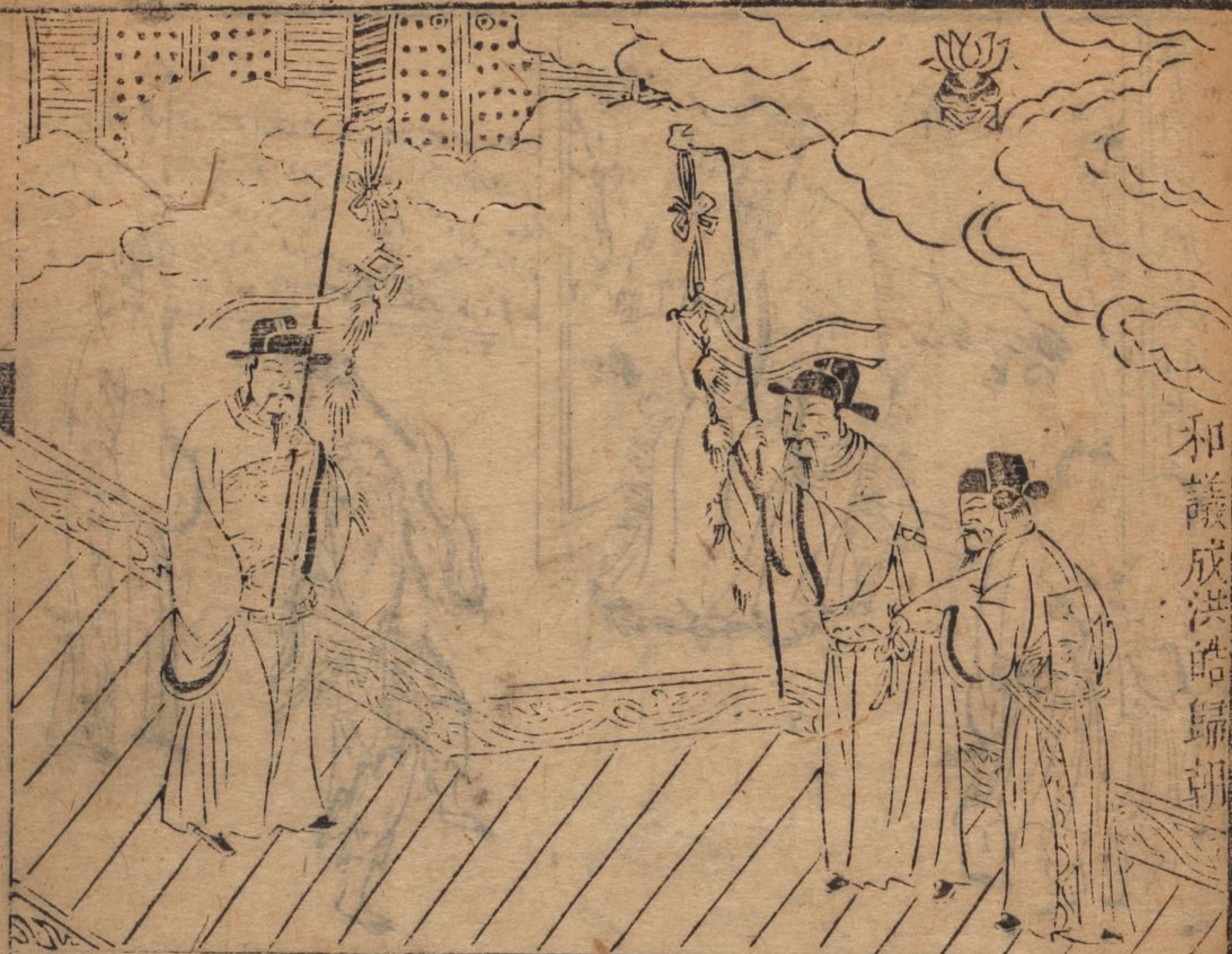


楊沂中戰敗
濠州



吳璘設五疊陣
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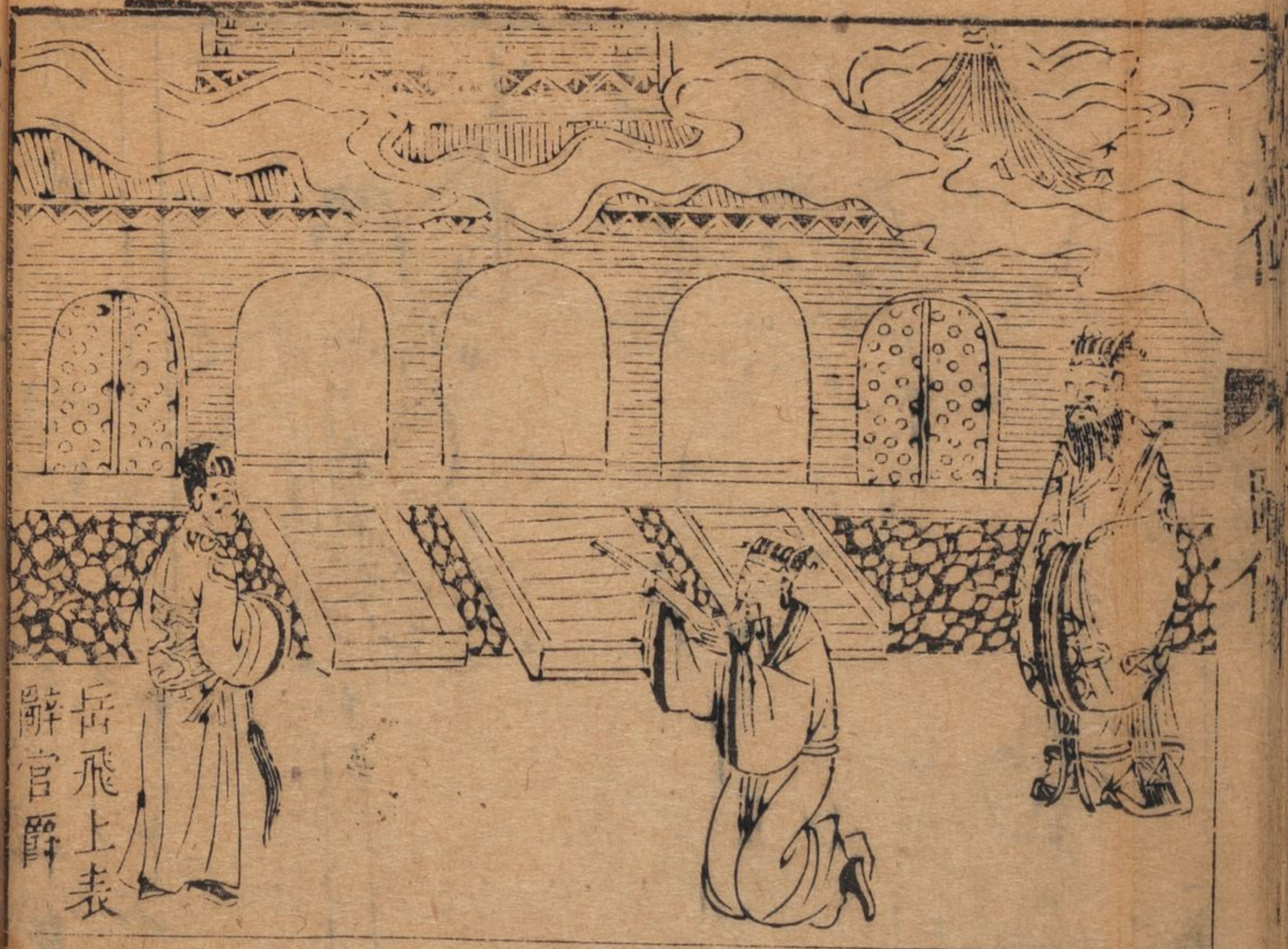


和議成洪皓歸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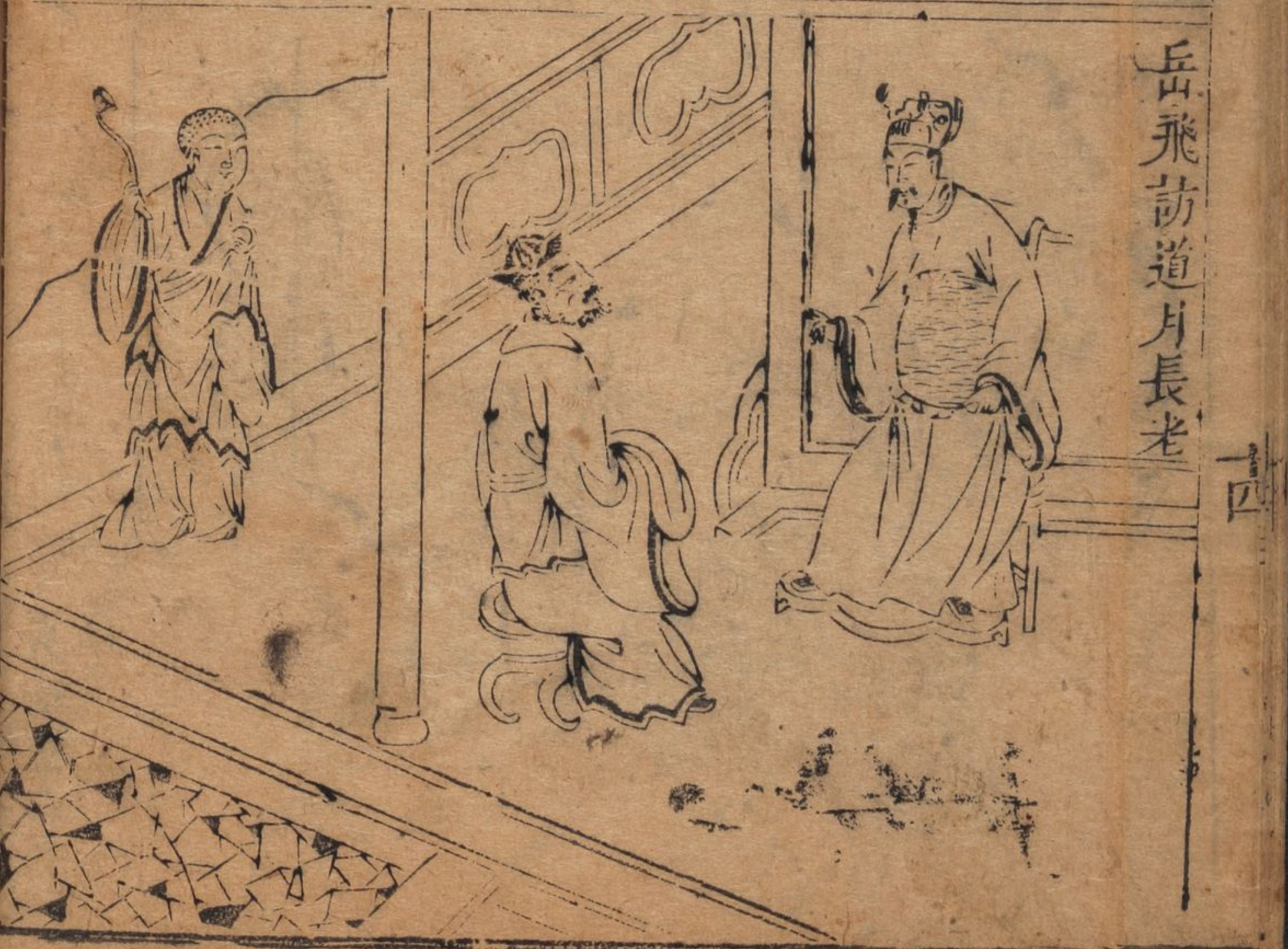


府陰

岳飛顯靈



岳飛上表
辭官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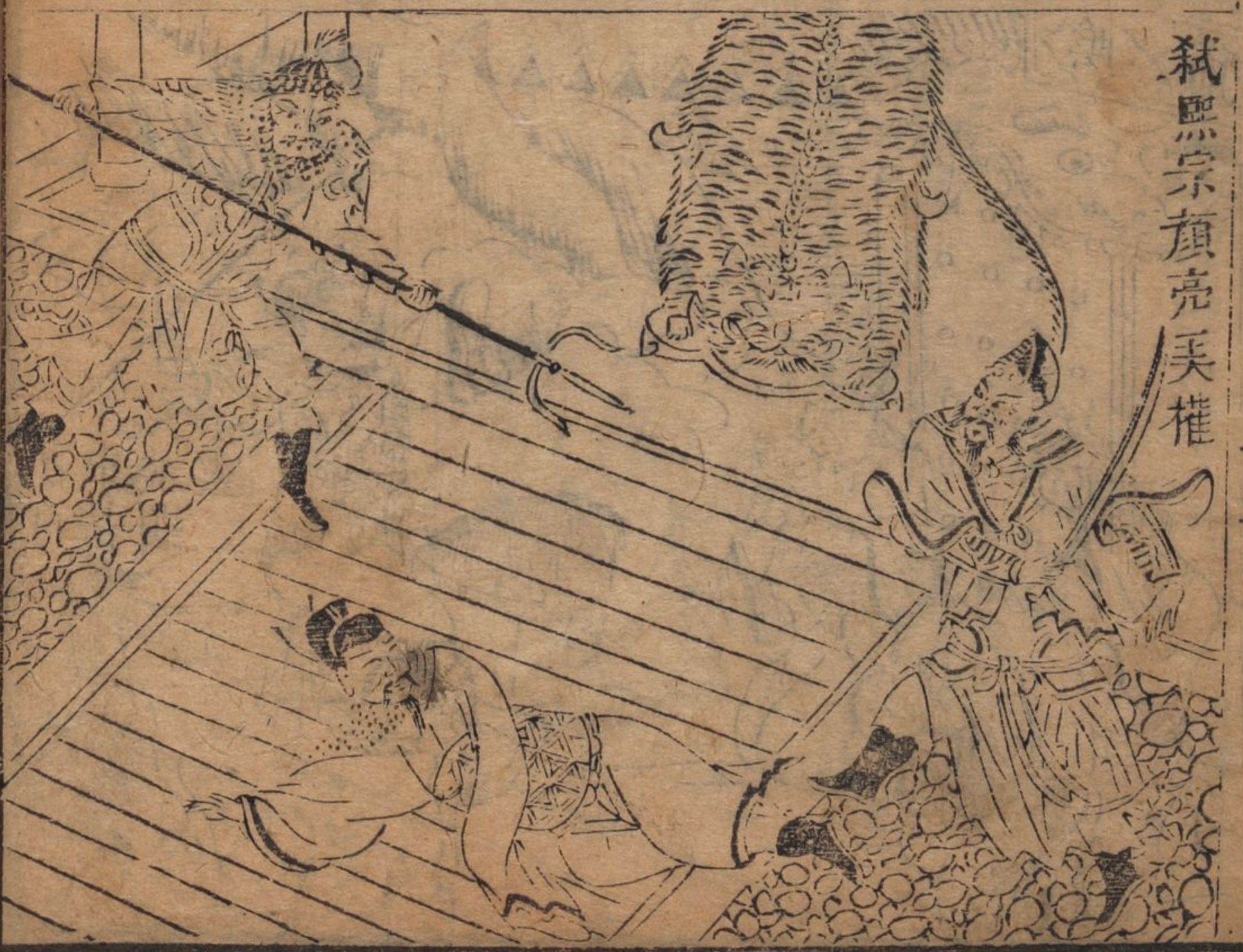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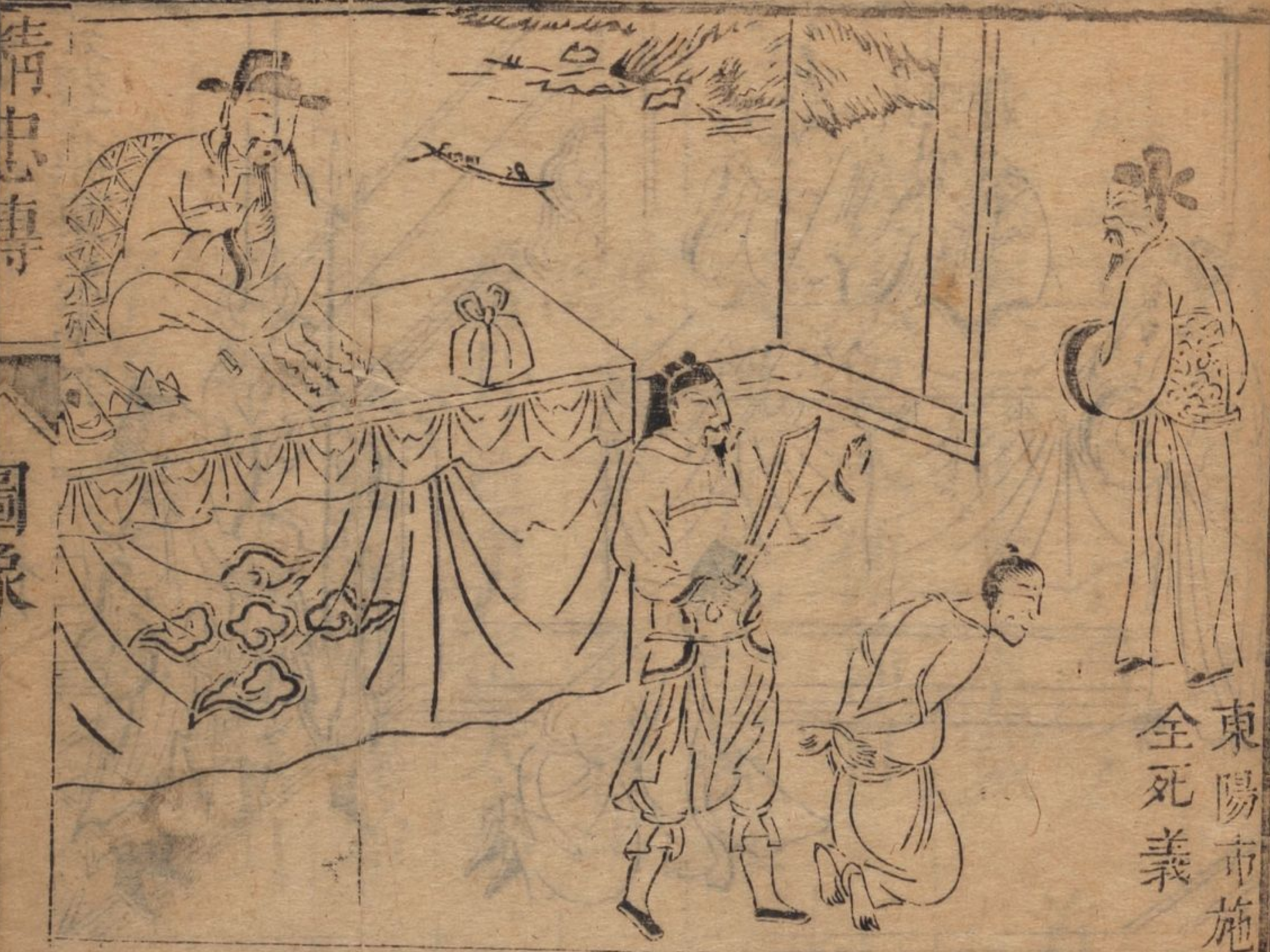


岳飛訪道月長老



秦檜遇風魔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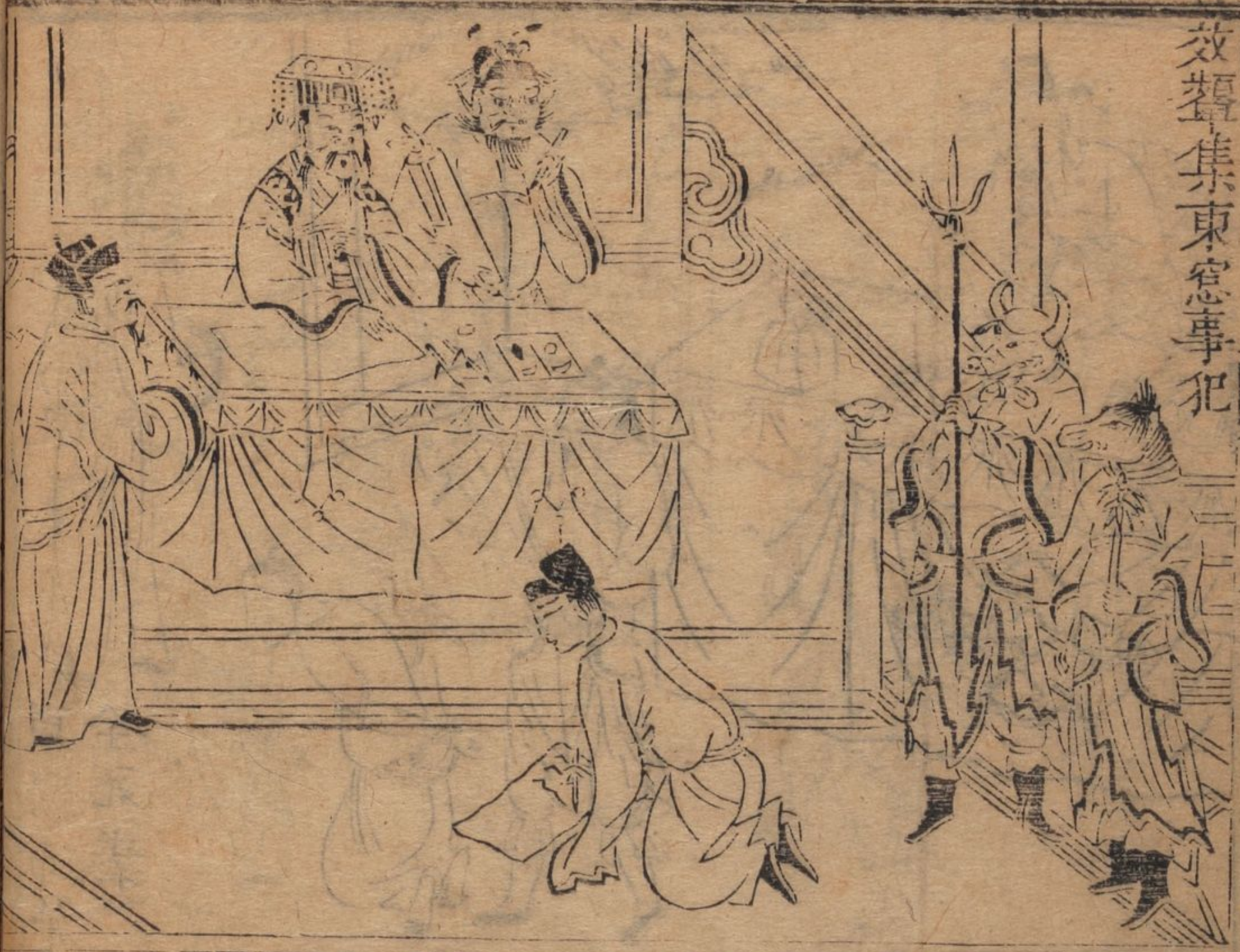
東陽市施
全死義



弒熙宗顏亮弄權

棲霞嶺認
立墳祠





新鐫全像武穆精忠傳卷之一

起靖康元年丙午歲
止建炎元年丁未歲

按宋史本傳節目

首尾凡一年事實



冥司中報
應秦檜



天地元先一氣胚

乾坤定位有三才

洪荒世代無稽考

三皇之世尚難推

畫卦造書從太昊

神農耕種始交財

干戈戰鬪軒轅始

服冕封官築室臺

五帝少昊并顓頊

帝嚳唐堯仁義推

孝弟兩全姚氏子

有虞禪位德巍巍

三王夏禹殷湯繼

滅紂周家民自歸

離亂七雄侯十二

秦傳一世國多災

漢王入關楚背約

重瞳雖勇刎于垓

漢家據蜀分三國

篡魏除劉晉祚輝

兩晉出於司馬懿

江南接晉宋齊來

後梁國滅陳家繼

北有胡君作亂階

北周已被陽堅篡

兩朝歸一國稱隋

煬帝不仁從李氏

唐家立國用人材

二十四君哀帝盡

五代梁唐晉漢柴

周家二姓并柴郭

天氣循環瑞氣回

甲馬營中生明主

紫氣紅光映玉臺

受周禪位為天子

一統山河歸正排

幹離不舉兵南寇

却說宋朝徽宗皇帝

大興土木極侈窮奢

寵用小人誅戮大臣

天下民怨盜賊蜂起

猶與金人約滅大遼

開邊生事未及一年

金太宗完顏晟差幹離

不領人馬從東路進

自燕直犯河北大太子

粘罕領人馬從西路進

自河東直犯代忻等州

徑取太原宋家無備

如入無人之境

况中原人不知兵

內無賢相外無勇將

束手無措坐看中原沒于夷狄

生靈塗炭不可勝悲

是時金兵將至

汴梁邊報猝至，朝廷震懼。外河想張良用於金人之計，始遣李鄴代給事中，至金營講和降詔，罪已召天下勤王之師。太命皇太子爲開封府牧，以理天下事。當日衆臣聞賊馬逼近，聚議都堂中，茫然無策，只將各人家屬散之四方，以避禍矣。有太常少卿李縉，素與給事中吳敏相善，及聞朝廷欲以皇太子爲開封府牧，羣臣各欲退避。是夜過吳敏家，議曰：「目今金兵臨城，衆人束手無計，事已急矣。陛下以皇太子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且東宮恭儉之德，聞於天下，當禪以正位，以守宗社是也。今建以爲牧，非也。尙值庶民塗炭，大盜猖獗如此，使宗社難守，中原且無人種，自非傳以位號，使招揀天下豪傑，與之共守，何以能濟？公今從官給事中之列，以獻納論思爲職，何不爲上極言之？」使言不合意，不過一死死，有輕於鴻毛者。此其時也。敏曰：「依公之議，皇太子不宜爲開封府牧，我來日奏知使君上用之，監國可乎？」綱曰：「不可。昔唐肅宗靈武之事，當時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于明皇，後世惜之。今上聰明仁慈，倘感公言，萬一有能行此，金人且將悔過退師，宗社亦能寧息，豈徒都城之人得安，天下之人皆受福矣。此事非發勇猛廣大慈悲之心，亡身殉國者孰

能任此敏曰吾來日當以公言極奏倘上不允繼之以
死綱曰君肯如此天下幸甚言罷辭退次日早敏入奏
徽宗具道禪讓之意且曰陛下果能用臣言則宗社靈
長聖壽無疆上曰何以言之敏曰神霄萬壽宮所謂長
生大帝君者陛下也必有青華帝君以助之其兆已見
於此上感悟歎息敏又奏李綱之論蓋與臣同上意已
決是夕命皇太子入禁中諭以禪讓意覆以御袍皇太
子俯伏流涕不勝悲咽力辭因得疾上卽召東宮官耿
南仲視醫夜半始少蘇次日又固辭不肯接位上與群
臣決議始登大寶御垂拱殿朝會百官是爲欽宗皇帝
按通鑑帝諱桓徽宗長子也初封定王會金人入寇
徽宗遂傳以大寶在位二年爲金人所擄紹興末祖
於沙漠壽六十一

立妃朱氏爲皇后尊父王爲教主道君皇帝移居龍德
宮封敏爲掌樞密院事李稅同管院事李綱爲尚書右
丞相蔡懋爲尚書左丞相李邦彥爲太宰張邦昌爲少
宰改元曰靖康大赦天下日與羣臣議退金兵之計李
綱奏曰陛下養德東宮十有餘年恭儉日聞海內屬望
道中太上皇帝觀天意順人心爲宗社計傳位陛下受
禪之際燦然明白下視有唐爲不足道也願致天下之

養極所以崇奉太上皇者以昭陛下之孝今金寇侵犯
聲勢雖若可畏然聞有內禪之事必欲請和厚有所送
求于朝廷臣竊料之大概有五欲稱尊號一也欲得歸
朝人胸中如燭照數計二也欲增歲幣三也欲求犒師之物四也欲割疆
土五也臣請為陛下詳陳之欲稱尊號如契丹故事當
效以大事小之義不足惜欲得歸朝人當盡以與之以
示大信不足惜欲增歲幣陛下當告以舊約以燕山雲
中歸中國故歲增幣于大遼者兩倍今爾既背約自取
之則歲幣當減其數柰緣國家欲敦示和好不計較貨
財姑如原數可也彼欲求犒師之物當量力以與之至

於疆土則皆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

人願陛下留意於此數事勿為浮議所搖可無後患并

陳禦敵固守之策欽宗大悅皆嘉納其言却說韓離不

率金兵距河而陣濟州已破宋將梁方平與戰其兵大

敗燒橋而遁何灌部下軍馬望風逃散賊遂渡河聲息

報入京城道君太上皇帝知的時夜漏下二鼓矣大驚

無措即出通津門欲避難道君太上皇后及皇子帝姬

等相續以行侍從百官往往潛通尚未啟行時人報知

李綱綱聞此事披衣直入見帝因啟奏曰臣聞諸道路

執政者欲奉陛下出狩以避狄人之難若果有之宗社

危矣且道君太上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與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上聞奏默然太宰白時中曰主上不出狩

金人已濟河矣都城豈可以守綱復奏曰天下城池豈

更有堅固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

欲將何往若能激勸將士慰安民心與之固守豈有不

可守之理上猶沉吟有內侍陳良弼自內殿出奏曰即

目京城樓櫓創修百分未及一二又城東樊家岡一帶

壕河淺狹決難保守陛下詳議之上顧謂李綱曰卿留

朕如此迫切可同蔡懋良弼二人往觀樓櫓壕河若果

堅固可守朕當與卿等再議卿宜速去朕於此候卿回

報李綱即領旨與蔡懋良弼逕至新城東壁遍觀城壕

回奏時上車駕在延和殿猶未起行上問卿等觀樓櫓

壕河事節如何蔡懋奏曰樓櫓殘毀壕河壅塞誠不可

以為守綱叱之曰城堅且高樓櫓雖未備然不必樓櫓

亦可守壕河惟樊家岡一帶以禁地不許開鑿誠為淺

狹然以精兵強弩占守可以無虞上曰爾眾人有何高

論宰執以下皆無語綱又奏曰今日之計莫若整飭軍

馬揚聲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天下勤王之師

上曰誰可為將以任軍事綱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

蓄養大臣蓋欲用之于有事之日今白時中李邦彥等

雖是書生未必深知兵法然陛下與其位號使之撫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太怪太急白時中在傍聞李綱奏上欲委之以兵權怒甚厲聲曰李綱留陛下車駕不宜出狩莫能將兵出戰綱曰陛下不以臣為庸懦倘使治兵願以死報只緣名微官卑恐不足以鎮服士卒上謂執政曰目下更闕何職趙野對曰尚書右丞闕職時宇文粹出幸故闕此職上曰即除李綱為右丞兼親征行營使賜袍帶并笏綱以時方艱難不敢辭職遂謝恩受命李綱退出次早閣門大使奏金兵聲勢甚緊百姓無主各自逃竄眾庶百官懷懼不安猶以去計勸上上即下令李綱留

守都城以李綱副之仍令有司備車駕南行李綱力陳

到。底。死。守。見。得。透。信。得。真。

不可去且言唐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以避宗社

去。守。利。害。畫。如。指。掌。

朝廷隨碎於賊手累年然後僅能復之范祖禹以謂其

失在于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陛下初即大位中

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雲集虜騎深入重地必不能久

留捨此而去如龍脫于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雖臣

等留守何補于事宗社朝廷且將為丘墟願陛下審思

之上意頗回會內侍王孝竭從旁奏曰中宮國公已行

矣陛下豈可留此上色變降御榻泣曰卿等毋留朕朕

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決不可留此李綱泣拜俯

伏上前以死止之。帝顧綱曰：朕今爲卿留禦敵之事，專責於卿，勿致疎虞。綱曰：臣受皇上深遇之恩，今日當以極報也。宰臣猶請出幸，帝只得從之。却說李綱正與李稅在尚書省，整治軍旅。復傳上有南狩之事，綱卽趨朝。至半路太廟中，神主已出，寓太常寺。綱大驚，逕進祥曦殿，則禁衛皆已環侍排列，乘輿服御俱各齊備。六宮僕侍皆將升車矣。綱遑遽無策，厲聲謂禁衛曰：爾等願以死守宗社乎？願扈從以巡幸乎？禁衛皆呼曰：願以死守宗社，不願巡幸。綱同殿帥王宗澆等入見帝曰：陛下昨夕已許臣留，今復戒行，何也？且六軍之情已變，彼有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豈肯捨去萬有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且虜騎已逼，彼知乘輿之去未遠，以健馬疾追。陛下何以禦之？上感悟，始命止行李。綱因出殿曰：上意已定，敢有異議者，立斬示衆。六軍聞之，皆拜伏呼萬歲。其聲震地，後人有詩贊之曰：

六軍已發乘輿遷

一諫能教動九天

若使右丞同宰執

宋家宗社已難延

李綱措置禦金人

且說李綱自車駕輟行已後，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一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

民廂軍之屬不在其內修樓櫓掛氈音幕安砲坐設弩
 床連磚石施燎音炬垂櫺音木備火油凡防守之具無
 不畢備四壁各有從官宗室武臣為提舉官諸門皆有
 中貴大小使臣分地以守因是兵勢甚張民心已安却
 說金將蓋幹離不率領眾兵直抵城下屯札于牢駝岡
 牢駝岡京城外西北隅地也岡勢隱麟音鄰如沙磧然
 三面據水前枕霧澤陂即孳生馬監之所芻豆山積
 異時郭藥師來朝道君命打球于其間故知可以為
 寨地今人兵至徑趨其所實藥師導之耳

是夜金兵大小三軍進攻西水門以火船數十隻順汴

流相繼而下城外噉聲大震火光照耀天地如同白日

李綱帥諸將臨城捍禦有驍將霍超率敢死士二千人

列布拐子弩從城堞中射下金兵近城者皆應茲而倒

金兵眾甚沿流而下者不可勝紀火船近城綱令健卒

即以長鈎摘挹就岸投石碎之金兵不能近城綱恐眾

將不肯用命親自督戰斬獲金將百餘人次日入奏事

忽報金人統大軍攻打酸棗門甚是緊急帝聞謂綱曰

金兵勢大卿以何策退之綱曰臣恐城上兵卒不足用

乞上禁御班直善射者同臣往酸棗門捍禦金兵自有

機變帝即頒詔發下禁軍千餘人隨綱退敵金兵綱即

辭上出殿至酸棗門幾二十里命軍士各于夾道委巷
中行以防賊將登城綱軍至門正遇賊衆金鼓連天鎗
刀布密方以短舟渡濠豎立雲梯攻城綱顧左右曰誰
肯出城先挫其堅陣言未畢一將應聲而出綱視之乃
健將霍超也綱卽令二百善射者護之超全身披掛放
開南門而出正遇金將幹離不弟蓋幹強率金兵五百
餘人長鎗短槊一齊攻入霍超抖搜威風一湧殺入二
百班直軍並隨而進無不以一當百金兵失陣望後便
退李綱于城上見金兵小却仍命班直乘城射下金兵
遂退走二十里綱重賞超等激厲其下因是將士皆賈

勇而前次日幹離不大聚胡兵乘棧渡濠而進綱督戰
之際見金兵近者以手砲欄木擊下遠者以神臂弓射
之金兵皆不敢近主將幹離不怒曰宋將止有一旅之
師尚不能取勝倘四方勤王之衆一集我輩無遺類矣
自鳴鼓而前胡兵從後擁至綱命馬忠率京西壯士數
百人舉火縋城而下燒其雲梯數十座超首迎胡將黑
龍大王超噉聲如雷一刀揮下斬于城下從兵各奮勇
爭先斬獲首首十餘級皆耳有金環蓋幹離不終是勢
大復聚兵攻陳橋封丘衛州等門而酸棗門困打尤急
虜將箭射上城如蝟毛綱督戰士卒亦有中傷者皆厚

賞之時帝在祥曦殿聞報即遣中使至綱軍中勞問綱
 得上御筆褒諭并給內府酒銀梳綵絹等即頒與將士
 人皆歡呼願以死鬪自卯至申殺虜賊數千人蓋幹離
 不知守城有備不可以攻乃鳴金收軍退師二十餘里
 與其下議曰我軍今深入其地不能得進此乃大失機
 也不如乘宋主初立因人請與講和若得滿吾所求暫
 且退師候遇機會又作計較未遲不然口下兵集吾何
 以當之眾皆曰此計大妙次日遣一能言使者直入都
 城議和却說上在崇政殿與眾臣商議敵禦金兵之策
 閣門大使奏知有金國遣使來議請和欽宗聞奏即頒

詔命侍軍引使入對使者朝拜訖出幹離不書進呈道
 其統師犯中國之意聞上內禪願復講和乞遣大臣赴
 軍前商議如何處和帝召羣臣議之曰此事如何處斷
 李邦彥曰金兵勢迫勤王之眾未暇莫若割地請和庶
 救一城生靈李綱奏曰金兵不識時務孤軍入我深地
 數日交兵屢挫其鋒正恐四下兵會故有遣使請和之
 議乞聖明鼓勇三軍再延數日金兵知吾有備仍慮勤
 王師集是自取其敗也豈可與之和哉上曰朕日前因
 避狄之難惟恐其不和因卿力阻不果行今幸彼自求
 和何不可之有李邦彥力請議和帝意遂決因顧問眾

臣誰可為使往金營議和衆臣皆未有應者李綱出奏曰臣願往上曰卿方治兵不可行只命李稅奉使金營仍令鄭望之高世則副之李稅既得旨即受命出朝往金營不題李綱候李稅出因奏曰臣欲奉使前往議和主上不允何也上曰卿性剛直不可以往今遣李稅奉使所以通朕願和之意也綱曰今虜氣方銳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以不和然所以和者得策則中國之勢遂安不然禍患未已宗社安危在此一舉臣懼李稅為人柔懦恐誤國事也且今狄人之性貪婪無厭又有燕人狡獪以為之謀必且大張聲勢過有邀求以窺中國如朝廷不為之動措置合宜彼當戢斂而退如朝廷震懼所求一切與之彼知中國無人益肆覬覦音計憂未已也安危之機願陛下審之帝曰卿言極善更須整飭三軍以防不測綱承旨退出却說幹離不自遣使命入城議求和以後每日操練胡兵以候消息是夜金營太史官報與幹離不云帝星復明正映都城北隅宋朝國祚未滅幹離不聞說大不悅忽報宋欽宗使李稅來至幹離不聽得南朝有使命來即擺列人馬却似冰山安布營壘猶如鉄壁幹離不正南面坐下李稅唬音赫的身不敢舉頭不敢擡幹離不端坐帳中喝云爾今京城破在項

上

刻之間我如今收斂大兵駐札于此不攻城者因爾主人年幼纔方即位我欲存爾趙家宗社其恩不小爾既來求和要我退兵則當送我犒音靠勞三軍之物黃金五百萬兩白銀五千萬兩戰馬一萬匹耕牛一萬隻五色紵絲一百萬疋尊我大金皇帝爾稱宋國主小姪趙桓百官皆稱臣剖中山府太原府河間府三鎮與我仍使一個親王與一個大臣為質送我過河如此我兵方退李稅唬得噫噫而出不能措一辭金人笑之曰此乃一臣皆婦人何但一稅婦人女子耳自是有輕朝廷之心幹離不就使蕭三保奴耶律忠王納與李稅入城索取求和之物李稅回朝

見帝進呈金人所須之物欽宗聞奏憂悶終日太宰李邦彥勸帝如其數以與之且解京城之危尚書李綱奏曰若依金人所索之數括盡天下之財尚且不滿其心據李綱何况一城之內金銀段帛牛馬足其索數况中山太原河間三鎮為國之屏藩若割與之國何以立至於遣人為質宰相當行親王如何去得不如且使一舌辯之士與他議和延過數日以待天下兵來他如今孤兵深入雖不得足其所求金寶亦當領兵速回待他日要去時却使人與他講和他則不敢輕我中國和之則久欽宗聞奏正在猶豫之間李邦彥復奏曰若依李綱之言臣

等皆被金人所虜，即今京城破在目下，何況執其三鎮之地，城中府庫民間財物皆是他有，何足與他較量？李稅向前奏曰：「事已急矣，陛下何必再思？」欽宗從其所奏，乃避正殿，徹樂減膳，竭盡內府庫藏金銀，括借民家財物。若有藏者，斬之。就將在京官吏軍民人家金銀緞疋及客商樂戶之家，盡取其財，共奏得黃金二十萬兩，白銀四百萬兩，城中人家財物一空。即修誓盟之書，稱小姪宋國皇帝，割與三鎮之地，錦緞二百萬疋，馬五千疋，牛五千隻，遣太宰張邦昌隨御弟康王為質于金營。康王者，名構，乃徽宗第九子，韋賢妃所生，為質者，做當頭也。却說康王與張邦昌到營，

見韓離不拜，昌恐懼，只是流泪而已。惟康王顏色不變，言無屈詞。因是金國諸將疑其恐親王也。及留虜營數日，當與金國太子同習射。康王連發三矢，皆中筈。音連珠不斷。金太子謂此必將臣之良家子，假為親王來質。語韓離不曰：「康王恐非真的。若是親王，生長深宮，豈能習熟武藝，精于騎射如此？」可遣之。別換真太子來質。韓離不心亦憚之，復請遣肅王樞代為質。康王遂得南歸。

宋欽宗倡議講和

是時京畿北路制置使种師道及統制官姚平仲帥涇原秦鳳路兵來會勤王。熙河經畧姚古、秦鳳經畧种師

中折彥質折可求等勤王兵至二十萬京師人心少安
 欽宗聽得勤王兵來至喜甚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諸
 軍是時朝廷已與金人講和欽宗問諸師曰今日之事
 卿意如何師道奏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
 而能善其歸哉欽宗宣諭曰業已講和矣師道對曰臣
 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即拜同知樞密院
 事閣門大使連報金人需求物數不已且日肆屠掠百
 姓驚惶無定帝即遣李綱人議李綱奏曰金人貪婪音藍
 無厭兇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
 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故地猶

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爭一旦之力若
 扼河津絕其餉道分兵復取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
 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
 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即
 下詔大集勤王之兵用此機會適西陲大將姚平仲請
 面見帝上召見福寧殿厚賜金帛許功成之日有不次
 之賞平仲請出死力夜劫虜營生擒幹離不奉肅王以
 歸及出連破兩寨柰機事已泄虜已夜徙去平仲之志
 未遂姚古選精銳五萬人自滑州進屯虜營之後克日
 併力攻擊有必勝之道柰李邦彥力主和議姚平仲憤

精忠傳

卷一

十四

史記平仲慮功名獨歸神氏帥步騎夜研虜營兵敗
帳誅口亡去此記憤朝廷無用兵意理口名山谷一日則口憤

將敗兵一則急流勇退賢思相去遠矣要史記為

確

恨朝廷無用兵意遂乘一青驃亡命一晝夜馳七百五十里抵鄧州方得食入武關至長安欲隱華山顧以爲淺奔入蜀至青城山上清宮留一日復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餘里度采藥者不能至乃解縱所乘驃得石穴以居朝廷屢下詔求之弗得也至于乾道淳熙之間始出至丈人觀自言年百十餘紫髯鬱然長數尺其行速若奔馬陸放翁爲題青城山上清宮壁詩云

造物困豪傑 意將使有爲 功名未足言

或作出世賢 姚公勇冠軍 百戰起西陲

天方覆中原 殆非一木支 脫身五十年

世人識公誰 但驚山澤間 有此能豹姿

我亦志方外 白頭未逢師 年來幸廢放

倘遂與世辭 從公遊五岳 稽首食靈芝

金骨換綠髓 欬然松杪飛

按姚平仲幼孤從父姚古養爲子年十八與夏人戰

滅底河殺戮甚衆宣撫童貫召之平仲不少屈貫不

悅抑其功賞睦州方臘作亂道君曾遣童貫討賊貫

雖不喜平仲但心服其勇復平仲偕行及賊平平仲

之功冠軍不願推賞乃謂貫曰平仲不求官賞但願

一見主上耳貫愈忌之他將如王淵劉光世者皆得

召見獨平仲不得召貫忌其功故也欽宗是時在東
官知其名及卽位金人圍京城平仲以勤王之師來
乃得見

却說金虜自圍京城凡三十三日既得許割三鎮詔書
及肅王爲質不待金幣數足遣使辭宋帝而去种師道
奏曰虜賊今去其志必驕軍伍不整臣請以精兵臨河
邀之無不克矣李綱亦奏請用寇準澶淵講和故事用
兵護送之乃命姚古种師中折彥質范瑗領十餘萬兵
數道並進俟有便利可擊則併力擊之時李邦彥恐諸
將有邀擊之功密奏欽宗曰吾國所與金國講和豈宜

聽諸將邀擊之計以阻和議立大旗于河東河北兩岸
上寫云準勅有擅用兵者依軍法治諸將之氣索然矣
金兵因得連夜退去京城圍解君臣上下遂忘前患各
相慶喜伺知樞密种師道聞金兵去遠厲聲曰異日必
爲後患因見朝廷更不思復用兵上表乞罷職欽宗允
其請中丞許翰諫曰師道明將沉毅有謀山西士卒咸
信服之不可使解兵權帝曰朕見其老難用故准其請
翰曰秦始皇因王翦老而不用只用李信後兵辱于楚
漢宣帝用一老趙克國而能成金人之功自呂望以來
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以古發今師道雖老可用也帝

不納翰又言金人此去存亡所繫當令一大創使其失利而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患宜起師要擊之帝亦不聽許翰嘆息而出

論曰康王歸國之後虜師爲見种師道姚古姚平仲折彦質折可求范瓊李綱輩勤王之師四集且爲將取固子之謀纔得許割三鎮詔書且班師退去當時若使欽宗信從种師道邀擊之請力任李綱護送之謀則金人以孤軍深入必不得志而返雖檄召之來亦無再舉之師矣惜朝廷羣儉用事李邦彥輩講和之說以圖偷安目前正如寢于厝音火積薪之上火未及燃自謂之安迨其勢焰熏灼則焦頭爛額而不可救矣此二聖所以蒙塵于沙漠九廟之所以淪辱腥膻者蓋自靖康虜退之後猶有宣和之遺風君臣上下專事佞諛惡聞忠讜寇至而不罷郊祀恐碍推思寇至而不告中外恐妨恭謝寇迫而不撤綵山恐妨行樂此宣和之覆轍可戒也柰何幹離不退師之後廟堂方爭立黨論畧無遠謀不爭邊境之虛實方爭立法之新舊不辨軍實之強弱而辨臣黨之正邪粘罕已陷太原幹離不已據真定朝廷猶集議棄三關地之便否尚持論于可棄不可棄之間金虜所以

有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之誚也

却說金太宗不時遣胡騎打探南朝消息回報言宋朝君臣自我軍退圍以後君臣再不談及軍旅朝中老將解職閑居全無人馬來往太宗聞之大喜與羣臣議曰自我退軍以後三鎮地方又不與我且彼不知往備正宜責以失信復舉大兵侵犯南朝奪其天下豈不快哉衆臣皆奏正好乘此機會南朝無我敵手也太宗復遣大太子粘罕爲左副元帥幹離不爲右副元帥部領精兵二十萬分路南侵粘罕幹離不得命部領衆將離了沙漠直趨南方地界怎見的鎗刀密密劍戟凌空人如

流水急馬似疾風吹果是宋朝君臣不知守禦之策虜賊如直入無人之境邊廷消息報入都城來時李綱諸大臣俱散居于外欽宗君臣聞奏各面面相覷音束手

無計聞虜賊直抵太原太原關報甚緊中丞許翰奏曰

陛下速頒詔种師中一路軍進師以救太原太原有失

都城亦不可保欽宗卽下命令使者逕取种師中以救

太原使命領詔去訖却說种師中與姚古及張顯等諸

將正在三鎮議論軍事聽論金兵大舉入寇欲分兵守

禦忽朝廷使命詔進師救太原之間師中接詔與下議

曰都城保障本在太原太原有失都城危矣諸君有何

高見姚古及張顥曰金兵勢大難與力爭只宜深溝高壘待其眾疲糧盡一戰可退也師中以為然即遣使復命仍令軍士整厲甲馬以為備守之計却說幹離不將至太原聞三鎮已有準備與下議曰太原關隘阻阨誠難逕進不郊撤兵由真定進次雲中乘其無禦先襲了此處乘勝進圍都城太原兵必不敢離若得都城太原自當下矣眾然其計即日退回虜兵直犯真定等處望風而下都城聽的虜賊兵出真定欽宗大驚問於許翰翰曰种師中不遵朝廷逗撓軍機致有真定之失陛下可遣人責問使其能解都城之急將功贖罪如不然兩

罪俱發上依其奏復遣使者詔退金兵使命直到三鎮

張翰亦不無遺議

宣讀詔書已畢師中大驚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近四十餘年忍受此為罪乎即日嚴整甲士約

姚古及張顥俱進兵相救自率精兵二萬出壽陽縣名之

石坑來救都城哨卒報幹離不三鎮軍出後來救都城

之圍幹離不遣金將完顏活立領胡兵三千於要道截

之完顏活立引兵去了幹離不自以大軍邀其前却說

种師中軍至殺熊嶺將及黃昏師中見山路崎嶇音欺區

恐有埋伏令軍士分前後隊而行將轉過山坳音一將

湧身而出排列三千餘眾截住山口金鼓之聲震動天

地乃金將完顏活立也。師中大怒罵曰：無端虜賊敢仍猖獗，若我救兵應援，汝已受擒多日矣。言罷，挺鎗躍馬直奔完顏活立。完顏活立揮刀來迎，二將戰未數合，完顏活立抵敵不過，望山後便走。師中生力軍馬不知路徑，乘勝追趕。音離太原一百里，欲候姚古及張顯軍馬接應。一日，並不見動靜，師中疑慮，遣哨卒沿路期候。師中之眾殺了半日，金兵散而復合者數番。師中以軍分右前二隊，單立高阜處，以待救至。忽哨軍報知姚古及眾兵出殺熊嶺，其將焦安節不知虜賊虛實，妄傳我軍大敗，粘罕軍馬大至，來襲其後。姚古及眾皆驚潰逃走。

故與張顯俱失期不至。師中間此消息，大驚。軍士饑甚，虜賊知之，率眾攻右軍。右軍奔潰，而前軍亦敗走。師中見勢不利，獨以麾下死戰，虜賊四邊人馬圍住，鼓聲振地。自卯至未，所留纔百人。師中身被四鎗，力疲鬪死。可憐師中老成持重，為時名將，既死，諸軍無不壯氣。是時所阻今日之、死予向為師金兵既殺師中，其餘死者不計其數。韓侂不必報君、自罪、可贖、雖然、太原之救實為、姓因分兵攻圍京城太原，愈急。欽宗君臣聞种師中遇害，深痛惜之。日夕君臣只是議定保守之計。金將選營中能言者，於城下大叫責宋帝失信，不割與三鎮地界，豎起雲梯火炮攻城之具。粘罕屯軍青城，復遣蕭慶來講和，堅請帝

自出城會盟，帝與宰執商議會盟可否。許翰曰：「虜賊狡音計難測，祖宗之地豈可胡亂與人？陛下出城必無好散，不如不盟之為愈。」帝然其議，乃詔都水監丞李處權為報謝使，以書詣金營。答粘罕，粘罕怒却而不受。日夕攻擊京城，被圍凡四十日。城中有卒名郭京者，自言能用遁甲，可以生擒粘罕。粘罕不信，何音榘音孫溥與內侍等官皆傾心尊信，于上前力薦之。又有劉孝竭各募眾，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闕大將，各效郭京所為。是日大開宣化門，出與虜兵接戰，被金兵分作四翼並進。郭京脫身逃遁，只聽火炮振天，箭如飛蝗，殺得宋兵七斷八截，各自逃生。金兵乘勝攻進，時救兵皆為唐恪、耿南仲遣還，無一人至者。城中唯衛士及弓箭手七萬人。王宗濋見勢頭失利，引殿班下城，傳呼救駕。四壁兵大潰，金人因而上城，統制姚仲友聞此消息，引數百軍從交衢沖奪，以禦金兵。為軍士所殺。金將完顏活音立首先上城，正遇宋將何彥慶突出，不及交戰，宋兵大敗。彥慶力戰死于城上。內庭聞知，大驚呼，即下勅召南道都總管張叔夜帥師入衛禁中。叔夜聞召，即日自將中軍，令子張伯奮將前軍，仲熊部後軍，共合三萬餘人，與金師轉戰而前，迎頭正遇完顏活立，叔夜更不打。

話挺鎗直刺完顏活玄，二人戰未數合，被叔夜一鎗刺死。率眾冲開虜兵，又遇金將哈哩伯奮舞刀向前，斬落馬下。金兵大潰。叔夜父子連與金兵力戰三日，士皆力死鬪，得至都城下。叔夜從城下大呼，傳報入內庭。帝親與甲士御南薰門見之，遠觀叔夜軍容甚整，即令開城門。放下弔橋，叔夜父子入對上言。賊鋒甚銳，我軍寡不敵眾，請陛下願如明皇之避祿山，暫詣襄陽，以圖幸雍州。時帝親任諸臣皆出于外，無可與謀者。及聞叔夜避狄之請，心下猶豫不決。次日金師大合虜眾攻上城來，守城將士皆披靡，四下鼎沸。金人併殺入城，焚燬南薰

諸門，城裡火光耀天，金鼓之聲不絕。百姓大亂，京城遂陷。衛士入都亭驛，捉住金使劉晏，亂殺之。恐其為內攻也，何桌親率都民保帝巷戰。金人見宋將協力，乃宣言議和。粘罕即退師出城，城中交兵乃止。帝聞城陷，乃慟哭曰：朕不用种師道言，以至于此。益春初虜之去也，師道勸欽宗乘其半渡擊之，牽於和議不從。師道厲聲曰：異日必為後患。至是果如其言，故欽宗悔不從其請也。後南儒詠史有一詩云：

陳迹分明斷簡中

纔看卷首可知終

兵來尚恐恭妨謝

事去方知悔夾攻

丞相自言芝產第

太師頻奏鶴翔空

如何直到宣和季

始憶元城與了翁

金粘罕邀求誓書

却說粘罕次日遣使入城求兩朝幸虜營面議和必欲得公直宰相給以割地使者入城進見欽宗起居畢進上粘罕書具道所以講和帝與羣臣計議無可以復金營通使者叔夜奏曰此行非資政殿學士劉_音合_音不可帝即召劉_音合_音通使金營_音合_音領命出城逕至虜營來見粘罕金人報入中軍粘罕與國僕射韓正商議曰吾深愛劉_音合_音之為人昔守真定真定庶民皆德之今來復使君若勸得他納降于我我當以重爵待之報爾之功亦不小也韓正曰國相且勿令見明日館待之于城南聖壽院吾試將幾句言語動之且看其人如何粘罕大喜即依其議次日劉正遣人迎接劉_音合_音進聖壽院中二人分賓主坐定少刻從人擡過筵席款待劉_音合_音坐以上賓_音合_音辭曰今乃主憂臣辱之時安有高坐上位以慢君命堅推不肯坐韓正曰國相粘罕以君名節動于朝廷故令小僕專迎相公公何必固辭_音合_音見韓正意勤不得已就坐二人行禮酒至半酣韓正因謂之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_音合_音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也正曰軍中議立

異姓欲以君為尚書僕射，得以家屬同行，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鞞因韓正言知粘罕欲留之意，仰天大呼曰：劉鞞今日有是事乎？即辭韓正歸舍，令從者取過

片紙書之曰：金人不以我為有罪，反以我為可用。夫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况今主辱臣死，以順為正者，乃妾婦之道也。吾必死于此。書畢，使從者密地將歸，以報知其子。

子名劉子羽即自沐浴換衣，酌卮酒而飲，飲畢遂縊死于長廊下。次日人報知粘罕，粘罕聞之，歎曰：劉相公真忠臣也。即令其下具衣衾棺槨，葬于寺之西岡。

千載後猶凜凜有生氣，况十日將歛之際，死近十日，其顏色如生。

綱目斷云：劉鞞死，義表表無疑，然何以不書死之而書自經？循名責實也。夫以金雖桀黠，不能以威屈鞞受命館伴，以善論降，觀其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之言，至今凜凜猶有生氣。沐浴更衣，酌酒自縊，何從容也？故特書自經于金車，以著其死節之實。若曰鞞之忠義為虜所服，虜不能害而鞞之自經云爾，卻說粘罕已葬了劉鞞，仍遣金兵入城，搬挈書籍，并國子監三省六部司，或官制天下戶口圖，人民財物，又遣人搬運法物、車輅、鹵簿、太常樂器及鐘鼓，刻漏應是朝廷儀制，取之無有少遺。是月京師雪深數尺，米斗三錢。

子監三省六部司，或官制天下戶口圖，人民財物，又遣人搬運法物、車輅、鹵簿、太常樂器及鐘鼓，刻漏應是朝廷儀制，取之無有少遺。是月京師雪深數尺，米斗三錢。

貧民饑餓，布滿街巷，死者盈路。金人又肆兵劫掠富家，粘罕命一將領甲士百餘人，在天津橋駐劄，民不敢過。壯者則剝脫而殺之，婦女美麗者留之，城中百姓皆閉戶不敢出入。金人遣使入城，言國王有命于京師，中選擇十八已下女子，一千五百人，以克後宮。祇應金人於逐方巷井四廂集民間女子，揀選出城。父母兒女相顧不肯離別，號泣聲動天地。其女子往往為金人恣行淫濫，苦不忍言。靖康二年正月初一日，粘罕遣人入城朝賀，頗不為禮。宋臣多有懷不平之恨者，金使賀畢，奏稱相國請車駕至軍前議事。欽宗曰：爾先回復相國，朕與

眾臣商議，約赴軍前。使者辭退出城，見金將言：宋帝議約再會軍前。粘罕怒曰：宋帝生死在吾手，尚敢如是。復遣使將北國皇帝所需之物，榜文掛在通衢曉示。

榜曰：元帥奉北國皇帝聖旨，今者兵馬遠來，所議事理，今已兩國通好，要得金一百二十萬兩，銀一百五十萬兩，立限支用，不許推延。

却說欽宗每日內庭，與一二大臣籌慮其事。又聽得此消息，計無所出，只是悲泣而已。內侍從奏曰：陛下錦繡都城，尚不可保，何況金銀乎？乞照數與之，免生異變。帝曰：內帑銀糧支耗已盡，民間不堪再割，此事如何措置。

君臣在禁中商議未畢，忽人報金人執開封府尹何鼎

分廂，拘括民戶，金銀釵釧，鑲鈿等星，銖無餘。如有藏匿

不齎出者，依軍法動輒殺害。刑及無辜。欽宗聞報，仰天

呼曰：寡人得何罪愆，使下民受如此塗炭！言罷，淚下沾

襟。內侍皆來安慰之。次日出便殿，復奏金使持北國皇

帝書來，請兩朝皇帝徽宗詣軍前面議。可否？帝命宣入

侍官傳詔金使至便殿，進上北國皇帝書。欽宗與眾臣

接過，折開視之。

書曰：今已破汴梁，二帝不可復居。宜于族中別立一

人，以為宋國主，仍去皇帝號，但稱宋王，封太上為天

水郡王，少帝為天水郡公，于東宮外築臺，室居止。支

字到日，仰元帥府請害不到軍前共議申奏。

宋帝君臣看書意已畢，沉吟半晌，無語。金使又言相國

元帥數數遣請陛下出城，同共議事。陛下不肯出，今發

北國皇帝手詔，陛下之意如何？帝曰：卿且退，容商議。使

者曰：事急矣。從則福，逆則禍。陛下為臣所誤，以至于此，

尚復取臣下之言，恐禍至不測。况北國皇帝寬慈正直，

不比你兩人反復無狀。項之使者辭色俱厲，不拜而退。

欽宗曰：宗社危矣。今已深禍，上遺太上皇，下貽于萬民，

若更遷延不見，必有重患。爾眾臣所見如何？侍郎李若

水奏曰金人不道大肆猖獗今禍溝已深矣陛下何惜一行未必太上皇主意如何陛下可往更議之欽宗猶豫不決惟長吁而已內使連報金國元帥遣部左統軍郎遊麗將甲兵騎七百餘人至內門稱有兩國害要見聖上甚急帝命左右宣入郎遊麗進入未及內庭厲聲曰元帥遣上聞國王前日已曾遣人將到北國皇帝聖旨所議事理如何更無一言相報使我元帥無可奏知北國皇帝今特遣我來見國王其事如何兩日不見來意禍出不測矣蓋昨日已有盟在前不可倉卒今先此上聞伏取指揮帝曰已降指揮今月十一日出城見元帥可報知所有事候面見元帥說及爾且退郎遊麗曰陛下十一日若不出城元帥更不來商議求和也復白帝曰我眾人馬七百餘人欲得少犒設每人要金一兩望陛下給之時左藏庫金帛已罄盡乃于宮中需索得金環等八百兩與之郎遊麗不謝而去十一日車駕出幸金營百姓數萬人扼車駕曰陛下不可輕出若出事在不測號泣不與行帝亦泣下范瓊按劍曰皇帝本為兩國生靈屈已求和今幸虜營旦去暮返若不使車駕出城汝等亦無生理百姓大怒爭罵投瓦鏢擊之瓊以劍殺死數輩蓋攀輅之人也車駕遂出城至軍門軍吏

出城汝等亦無生理百姓大怒爭罵投瓦鏢擊之瓊以劍殺死數輩蓋攀輅之人也車駕遂出城至軍門軍吏

止帝于小室曰元帥睡尚未起可俟于此容移時有小黃頭奴至曰元帥請國王帝徒行至階下粘罕下階執其手曰臣邊遠酋長不知中國禮義曲折乃揖與帝升階命左右賜坐帝面西粘罕南向移時不語左右各執利刃大刀所侍帝祇應者只有王副周可成二人而已粘罕使左右以所降北國詔書使左右白帝帝曰敢不從命苟利生靈以息兵革顧何事不可粘罕後命左右白帝曰既如此請國王歸幕等候北朝皇帝聖旨乃令介人引帝歸幕俄有人進酒食帝不復食移三時間帝問左右曰可白元帥令吾歸宮矣所議事既從他無餘

策左右白帝曰元帥造表請皇帝同發來日早行未晚帝默然左右又進酒食命伶人作樂帝吁噓不能食夜闌寒甚帷幙風急坐不能安倚案凭坐左右勸勉帝泣涕而已俄五更有人至帝前曰請國王同元帥發表引帝至帳下旋次升階惟有一案設香燭粘罕使左右以其表示帝帝視之其詞曰

臣姪南宋國王趙桓今蒙叔北國皇帝聖旨令其同父退避大位別選宗中賢者立以為君敢不遵從今同元帥申發前去其次居止及別擇到賢族未敢先次奏聞候允從日別具申請

書後復請帝署名，帝從之。緘畢，帳下馳一騎黃旗素馬，前去訖。方命左右設椅，粘罕西向，帝東向。少刻，有一紫衣人自外至，粘罕與帝並起身。紫衣人望帳下馬升階，坐西向，相揖各就坐。粘罕使人白帝曰：「此北國皇后弟也。」傳宣至此，催促陛下議論事。帝唯唯，令進酒。時天氣甚寒，帝連飲二盃。紫衣曰：「陛下且宜止此。」晚刻，我有面奉北國皇帝指揮事，與陛下言之。揖退，令左右引帝歸幕。帝回視粘罕，與紫衣尚同坐，復飲。帝歸至幕，天尚未明，少憩几上，寒不成寐。左右侍帝，有綠衣者語帝曰：「早間紫衣人乃北國皇后弟也，姓野耶葛，名多被，今為十

七軍都統，位在粘罕上。今暫來此，要往東京取選。到後宮女子一千五百人，三兩日即北去也。帝不荅。少刻，天

明，俄聞報曰：「統軍來相見。」帝迎之，乃早間紫衣人。帝與

之接坐，語不可曉。帝但加禮告以周旋，少不回顏色。命

左右指瓶中物，左右因以酒進。紫衣者舉大杯連飲四

五盞。帝亦舉一二盃酒退，顧左右謂帝曰：「安心也。」長揖

而去。上在幕中五日，累欲歸。粘罕止之，且言候北國皇

帝回命到日方可歸。次日粘罕使人召帝至帳下，升階

東坐，有吏持文書名案牘者示粘罕。陛下刀斧簇一紫

衣貴人，帝視之，乃宗正士侃也。粘罕使人謂士侃曰：「今

夫唯唯順從，講和之害至此。

堂堂天子，被夷虜呼來，何

命汝入城，可設與你南國宰相於趙姓族屬中，選擇一人有名望賢德者，同爾及合朝大臣保名，密地申發，以准備金國皇帝聖旨到來，別立賢君。言訖，揮使退去，又擁一皂衣人至階下，粘罕使人謂曰：汝于東京城內，擇一寬廣寺院，可作宮室者，欲于其中作二主宮，宜速置辦。言訖，指揮退去。帝起白粘罕曰：所指揮事一一從命。容某入城視太上安否，以報平安，使得盡人子孝道，實元帥之賜也。粘罕首肯，促左右進酒，帳下有伶人作樂，唱言奉粘罕為太公伊尹，粘罕不喜曰：太公伊尹古聖人也，吾安繼其萬一，觀其人而語。帝曰：這幾個樂人是

大宋人，今日睨好公事，粘罕言罷，自笑而止。因謂帝曰：來日教陛下入京城安撫上皇，五七日間，北國皇帝詔到來，請陛下到軍前，不可相推，良久遣左右送帝歸幕，早有綠衣者來請帝曰：元帥有命令陛下還宮，良久進食，有數人引帝出幙，至軍門，遙見禁衛列于外，車駕入城，金人標掠音葉尤甚，小民號泣，夜以繼日，看後來如何。

宋徽欽北狩沙漠

帝自金營回，往擷音歌芳園，見太上父子相持涕泣，及太

后鄭氏同坐，帝奏太上曰：臣不孝不道，上貽君父之憂，下罹百姓之毒，殺身不足以塞責，今北兵見迫，日以擇

賢為君，臣與陛下吉凶共之。且以弟康王為主，不失祖宗社稷，幸之大也。時韋妃侍側，即康王母也。言曰：二宮今許以康王繼位，而中興可待。然外鎮須假主盟，陛下可作詔書，召四方兵赴京師。金人狡計，必不止于擇賢，禍有不可勝言者。二宮必不肯留于京師，惟陛下熟計之。欽宗父子與后妃正在議論未決，忽報粘罕遣人持書一詣太上皇，一詣帝前。曰：今日北國皇帝所有施行事件，請車駕詣軍前聽候指揮。至日中，又遣人促帝及太上皇，並至軍前議事。至晚，遣人不絕。又云：若上皇未出城，不妨請帝先至。欽宗聞報，若有難色，不肯復行。何

桌李若水等勸之曰：陛下初至虜營，而曰彼本有約于我，倘不行而失其信，再何以取伏他人？臣等隨陛下同行，必是無虞。次日，欽宗不得已，辭太上皇，備車駕與司馬朴、李若水等出幸金營，至帳下，粘罕坐而言曰：今北國皇帝不從汝請，別立異姓為王，遣人持詔書示帝，遙遠不復可辨，使人降自北道，入小門至一室，籬落路缺，守以兵刃。自辰至申，未得食，帝涕泣而已。至暮，番奴持食，肉一盤，酒一瓶，于帝前曰：食之。帝泣而言曰：父母不復顧矣。番奴曰：父母旦夕與汝相見矣。其夜無床，好一、個皇帝弄到此地，自取自取。席可寢，但有木凳二條而已。亦無燈燭，窗外數聞兵甲

聲時天氣寒凜帝達旦不寐天明有人呼帝曰太上至矣帝視之見戎衣數十人引太上由傍間小道而去帝欲前左右止之帝哭不勝其哀後人過龍德故宮有感而賦詩一首

萬里鑾輿去不還

故宮風物尚依然

四圍錦繡山河地

一片雲霞洞府天

空有遺愁生落日

可無佳氣起飛烟

古來國破皆如此

誰念經營二百年

却說元帥粘罕既已幽拘欽宗又遣人人入城催逼皇族

后妃諸王纍纍至軍中日夜不絕上皇與帝異居后妃

諸王皆不得相見惟鄭后朱后相從數日上皇方得與

少帝相見共居一室時風寒地冰夜宿竹簟侍衛人見

帝苦寒取茅草及黍穰作焰與二帝同坐向火至于粘

罕令左右將青袍迫二帝易服以常服之服逼二后易

服李若水是時從少帝扈駕至北見金人以服與二帝

易袍抱持而哭大罵曰死狗輩不順天意辱我大朝衣

冠使若水有寸刃在手今日肯與你干休金人怒甚將

若水拖出曰大木皇帝且不敢出言語爾乃一隨侍官

敢出狂言辱吾嫂言罷眾金兵以戈杖亂擊之若水以

手格鬪敗氣結仆于地金國主將粘沒喝令曰眾人不

天地日月共

從此此世起由罵到死住

般(聖)成(淚)

得無理因扶起謂之曰必使侍郎無恙且寬耐若水抱恨絕不飲食幾數日或勉之曰事無可為者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嘆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若水從者亦慰解之曰公父母年紀高邁若肯降他久後必得回去看視豈不强於不得相見乎若水叱之曰吾不顧家矣豈止望見父母耶忠臣事君有死無二然吾親已老爾等歸家勿即言我被害之事令吾兄弟徐徐言之可也後旬日粘沒喝召之計事若水歷數其過而憤。德。是。良。心。所。觸。乃。誘。以。富。貴。而。不。易。動。以。大。親。而。罵。之。曰。我。南。朝。天。子。仁。厚。慈。愛。天。下。之。人。戴。宋。厚。澤。未。不。易。切。以。兵。刃。而。不。易。真。天。生。鐵。漢。同。時。司。馬。朴。聞。泯。他。日。勤。王。師。至。使。爾。輩。無。噍。類。矣。唯。恨。吾。不。得。見。

也粘沒喝令左右擁逼而去若水反顧罵益甚金兵逼至郊壇下若水知事不免謂其僕從謝寧曰我為國死乃人臣職耳柰何并累爾眾人可速走吾不能庇汝也又罵不絕口監軍者搥破其唇若水嘆音。遜。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年三十五歲同時司馬朴聞李若水遇害亦不食數日死音。真。間。氣。不。常。理。也。安。一。得。才。

如腐史為之
 淚者粘罕謂群胡曰遼國之亡死義之臣甚眾南朝惟見李侍郎一人而已及葬得一詩于衣襟

胡馬南來久不歸
 山河殘破一身微
 功名誤遇等雲過
 歲月驚人似雪飛

每事恐貽千古笑

此身甘與眾人違

艱難重有君親念

血淚班班滿客衣

自此以後二帝二后每日惟得一食一飲而已粘罕使

張邦昌受偽命即位僭楚催促太上皇北狩粘罕又遣

騎吏持書示少帝言上皇已先行矣元帥今遣汝等起

京朝皇帝來日起行次日早騎吏牽馬三疋令帝及二

后乘之二后素不能騎吏遂掖而乘之路傍見者泣曰

皇帝父子北去我等百姓何日見太平也因上羹飯二

小盂太上及帝朱后分食之粗糲音不堪食騎吏從者

約五百人皆衣青袍太上皇與少帝迤邐音北行反

顧二后皆不能任驅馳因而作鷓鴣天詞一闋音以自

遣云

詞曰幾年獨占禁宮春。花落閑庭舞袖停。宵柝空聞

傳騎士。曉籌無復報雞人。離鳳闕。陟胡塵。天涯回首

泪沾巾。翻思破國忘家恨。眉壓重瞳帶淚顰。

上皇歌畢父子不勝欷歔左右皆泣莫能仰視金人促

之行道次黃河憩息于驛舍中適見壁間有詩一律不

知何人作也二帝拭淚而觀之詩云

二紀中原作主人

窮奢極欲正紛紜

甘心屈辱通金虜

不恥虛無號道君

費帑勞民成良嶽

糜兵蹙國望燕雲

可憐百二山河陷

火烈崑岡玉石焚

二帝觀之自覺悽慘惟俛首長吁而已次日將渡黃河

至信安縣名有番官澤利者監押同行忽見一人身穿衣

褐紵絲袍脚有皂靴頭帶小巾執鞭從後趕來從人報

知乃信安知縣持酒肉來奉獻二帝澤利大悅即在途

中設牛酒與二帝妃后等同坐對酌飲食移時澤利乘

醉命朱后勸酒唱歌朱后曰妾生長深閨不諳歌唱澤

利怒曰你四人性命在我掌握中安得如是不敬我將

起歌之后不得已嗚咽涕泣持盃作歌

歌曰幼富貴兮厭綺羅裳長入宮兮奉樽觴今委頓

兮流落異鄉嗟紅顏兮命薄如裳

歌畢上澤利酒澤利笑曰詞最妙可更唱一歌勸知縣

酒后掩面再歌

歌曰昔在天上兮珠宮天闕今日草莽兮事何可說

屈身辱志兮恨何可雪速歸泉下兮此愁可絕

朱后遂舉杯勸知縣酒澤利起拽后衣曰坐此同飲后

怒欲手格之力不及為澤利所擊賴知縣勸止之復舉

盃付后曰且容忍勸將軍酒后泣曰妾不能矣願將軍

速殺我死且恨欲自投庭井左右救止之知縣曰將

軍不可如此迫他。倘北國皇帝要四個活人朝見，你如何處置公事不小？將軍再不宜如此言罷自散去。二帝無如之奈何。迺運備極艱險，已到燕京朝見金主。行番臣禮，金主令下令二帝出居驛舍聽候指揮。二帝退出居驛舍中，金主以兵守之，所給來飲食惟酪漿牛脯而已。二帝悲不自勝，宋后泣曰：陛下昔居汴京錦衣玉食，奈何不死社稷偷生至此？其何能堪？二帝默然。是夕后自經死于驛中。年二十歲。二帝哀痛極慘，翌日北國皇帝降旨封上皇為昏德公，少帝為重昏侯。二帝北面拜謝，即仍押赴甘肅軍安置。時盛暑，帝后只是徒行辛苦萬狀，未幾金主有旨又遷靈州。此去漸至沙漠之境，帝后寢食不安，形體骨立，無復有貴人之相矣。上皇含淚而口占一絕云：

黃雲衰草露漫漫

朔氣凌空透體寒

神器飄零家萬里

何人借劍斬呼韓

二帝經行已入，是夕宿于林下。時月微明，有番首吹笛，其聲嗚咽特甚。上皇愴然口占一詞：

詞曰：玉京曾憶舊繁華，萬里帝王家。瓊林玉殿，朝喧

絃管，暮列笙琶。花城人去，今蕭索，春夢遶胡沙。家止

何處，忍聽羌笛吹徹梅花。

太上謂帝曰汝能廢乎帝乃繼韻云

詞曰人傳四百舊京華仁孝自名家一旦奸邪傾天折地忍聽揚琶如今塞外多離索迤邐遠胡沙家邦萬里伶仃父子向曉霜花

歌成三人相執大哭所行之地皆草莽蕭索悲風四起黃沙白霧日出尚煙霧動經五七里無人跡時但見牧羊兒往來蓋非正路二帝只得經行至西河州居數日金主又命遷五國城安置二帝得旨迤邐復向北行二日始達五國城下二帝輕步入城頗與西河州相類城中荒殘民家皆不成倫欠二帝在城內驛舍中居止忽

靈州有人公幹來五國城事完乃往驛中探望二帝二

他鄉遇故知難得

帝看其俗貌若漢人規模因問之其人下拜曰臣本漢兒人也臣父昔事陛下為延安鈐轄周忠是也元符中

因與西夏交兵臣父子為西夏所獲由是皆在西夏宣

和中西夏主遣臣將兵助契丹攻大金被金人所執臣

因降之今為靈州總管臣之地方近我中國往往有人

來說大朝自陛下駕離已後稍有復興之兆臣聞陛下

在此駐驛故來報知願陛下勿泄二帝聽此消息暗喜

問之曰爾既是我中華不忘宋德而來見我朕有一機

密事與你商量你肯應承否其人叩頭泣曰臣父子實

負君之大恩無由可報今日就使赴湯蹈火臣亦不敢辭也二帝曰我初幸金營之際朕親書數字藏于衣領中因金兵監迫緊急不得帶見康王爾今肯代朕帶去報知康王實見卿之忠義也其人曰即今河北曹勉在靈州每與臣議欲逃歸臣漏夜回去令此人帶回必不致悞陛下可速將來二帝即將蟒衣一領捲包密封付與漢人曰慎勿漏泄漢人應諾數聲接過包封抽身走出驛來逕回靈州不在話下後來康王得此信息建位中興豈非天意邪使康王不惑于小人專任岳飛等將那時金人喪氣宋室復振豈有中華淪沒于夷狄徽欽流喪于沙漠之事乎惜哉

宋康王泥馬渡江

靖康三年北國皇帝降旨幽二帝于五國城不遣着令四太子會幹離不復南侵却說幹離不正在虜營練熟軍馬又得金主旨來到令部兵南侵即與眾將議曰稱音北秋高馬肥正好用兵即分撥胡兵十萬從太原進發哨馬報入中華百姓依前驚亂四下逃生幹離不大軍至真定預先遣人以書報康王來軍中議和方且退兵不然大軍直抵汴梁寸草不留却說康王自太上皇北狩以後每日與一二親臣議論軍旅定奪復興之計

淡山豆料宋人復陷北

行故轅可

可笑

金再議

和為計此

忽聞邊廷消息金兵又大舉南侵憂慮不出及邊關報
 急羽檄交馳有汪伯彥王潛善率眾臣入請康王出都
 堂理政與眾臣議曰虜寇勢獷中國屢困今領大兵南
 下邊廷受圍百姓驚竄音自又遣使人復請議和此事爾
 眾臣有何高論王雲曰賊勢浩大彼強我弱往年正因
 不得親王詣金營立盟誓致有屢屢反復用兵之故使
 天下蒼生不獲寧居今元帥幹離不遣使來召殿下詣
 軍前講和殿下莫惜一行斯能杜絕後慮康王默然汪
 黃二人繼進亦請康王親行方有定議康王曰父兄之
 仇誓不戴天若吾再往金營則天下付之誰人且國事

當決之元祐皇后豈臣子所得自專王雲曰殿下此行
 亦為社稷也也就使奏知皇后必見聽允如不然則宗
 廟天下決難保矣康王本慈仁柔懦無決斷者因見王
 雲等言為社稷蒼生之故只得依其議下命王雲為副
 次日遲離亦京大小官員隨從出城康王心猶遲疑未
 即行王雲動輟音拙張皇賊勢又以彼強我弱為辭迫
 脇康王登車畧無君臣之禮從臣無有不恨之者康王
 啟行道經相州有宗正少卿宗澤聞康王車駕至迎候
 馬首具問殿下所行之由康王告以詣虜營議和宗澤
 驚曰此行誰保殿下往康王曰王雲同往澤曰王雲惟

一婦人矣。豈識大臣禮體。澤于康王前。力劾其有辱使命。乞誅之。以為後勸。王雲方欲辨明。而眾軍已交手殺之矣。宗澤力諫。康王不可北去。往時蕭王已為奸臣所誤。大王復誤耶。此行必無還理。不如暫留。審視國勢。以圖恢復。康王遂從宗澤之請。不復使北將為潛歸之計。後人讀史至此。有詩斷云。

宋室傾危勢漸離

康王奚忍棄邦基

臨岐不是忠臣諫

預失中原未可知

却說韓琦不自遣康王歸國後。心甚悔之。既聞康王再使。即遣數捷騎倍道而進。催行。是時康王出離了相州。

欲達京師。見元祐皇后。以圖恢復。單騎音去。不與人

知焉。金兵探知其出離相州。率鉄騎日夜追趕。却說康

王自離相州。亦恐金兵後襲。只揀大路逃走。前至磁州

地界。行得困乏。見路傍一坐古廟。樹木蒼陰。康王仰首

看廟門牌額。見大金書崔府君廟四字。按崔府君者乃

玉也。封嘉應侯。號曰應王。康王逕進廟中。不覺神思困倦。依神厨內

假寐。少時。近二更時分。廟門外數十鉄騎搶入廟來。舉

起火把。於廟中四下搜窵。康王夢寐中畧開。是金兵號

令。遍尋片時。鉄騎數十人內有云。必定走去也。可速追

之。眾人一齊出了廟門。至三更左側。但聽得堦下蛩聲。

唧唧寂無人語，康王始安心，正欲睡去，忽有人喝云：速起上馬，追兵復至矣。康王茫然驚曰：此去無馬，柰何其。人曰：已備馬矣。幸大王疾速，加鞭康王豁然抽身出外，環顧星光之下，果有疋馬立于傍，將身一跳上馬，加上三鞭，其馬負康王飛騰而走。天未明，已近夾江，遙望江水，大浪滔天，拍岸聲鳴。康王見無船渡，心下驚惶，只得擲起馬韁，音美再加一鞭，其馬湧身而過，即渡過夾江。康王至岸時，見馬僵立不進，天明視之，乃是崔府君廟門外泥塑馬也。康王大驚，遂步行，問其鄉人：此是何處？鄉人道：此磁州也。康王暗計其行程，只一晝夜，行七

相懸心、不啻百倍神方尚欠靈顯
百餘里，始知崔府君神力所助。

即今磁州夾江傍有泥馬廟，乃宋康王所建遺跡在焉。愚參考一統志，磁州無夾江，及考相州，俱與此說不同。今依宋本存之，以俟知者。後人有古風一篇，單詠泥馬渡江事，跡有感而賦云：

胡馬南來哀宋祚，樓臺歌舞春光莫。

玉人已去酒卮空，一曲當年隨帝輅。

誰想奢華變作悲，龍爭虎鬪交相持。

京城鞞鼓旌旗急，驟風逐入將士離。

親皇妃后俱遭譴，義士忠臣無計轉。

黃雲白草蔽胡塵

促去鑿輿關塞遠

致令天下勤王心

臨岐懷憤嗟怨深

欲挽天戈回日月

中原奚忍見傾沈

金陵氣運留英主

竟產英雄獲相遇

夾江夜走有神駒

神駒英主今何處

崔君廟畔樹蒼蒼

行人經過幾斜陽

中興事業渾如夢

盡付漁歌在滄浪

却說康王既渡夾江不敢遲緩行至一庄覺肚中饑餒

逕奔入庄中畧求漿飲俄有一老嫗自內出迎延康王

入草堂中坐定老嫗曰官人少息待老妾往鄰家乞火

即來言畢逕出庄外去康王坐了片時不見老嫗回來

心下驚疑不移時老嫗復返因問康王曰官人何來願

聞其畧康王曰吾為商于磁相二州間因為金兵劫擄

以至於此嫗曰官人非商旅也莫是官中親王否前數

日有胡騎追趕其人于路不絕適早間又有四騎來追

問有康王由此經過否吾已諳音稭之曰康王已過此

兩日矣你追逐不及也追騎聞妾之說舉鞭擊其鞍道

可惜可惜遂已回去矣大王且安心容進酒飯康王因

問嫗姓氏嫗但泣而不言康王再三詰之嫗乃曰妾世

居磁州止生一子名李若水仕宋朝為侍郎之職近日

有、此、母、目、應、有、此、子、

因隨太上皇車駕北狩，死于虜軍。吾兒得為忠臣，妾不恨矣。妾聞磁相二州留守宗澤在焉，城中食足兵強，天下事尚可為。幸大王此去，勉之。因出金銀數兩獻康王，為路費。康王受之，相向而泣。即日辭別老嫗而去。行一日，磁州宗澤遣人迎謁，百姓遮道留康王，駐驛話分兩頭。却說元祐皇后自居延福宮，不理朝事。幾一年，及張邦昌僭位，羣臣議復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及聞康王至相州，朝廷方議畫河請和，遣聶昌往河南路，耿南仲往河北路，俱為割地使。聶昌與金虜至絳州，絳人殺之。耿南仲同虜使王訥至衛州，衛人殺王訥。南仲遂奔相州，逕來投奔康王。見南仲，本不喜悅，為其來奔，寬容之。遣其連銜揭榜，召兵勤王。果是河北諸路聞康王欲圖興復，有榜曉示人心，思奮。一日，康王坐府中，謂幕屬曰：「吾夜來夢見皇兄，脫所着御袍賜吾，吾即解衣而服，所賜袍此何祥也。」官屬各曰：「黃袍加身，乃是佳兆。當主殿。」下後有九五之分，言猶未了。報京師有使命來，康王召不、急、尊、以、位、號、而、命、為、兵、馬、大、元、帥、何、也、即、日、有、徽入問之。乃武學生秦仔齋蠟，詔命康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汪伯彥、宗澤為左右副元帥，仍命康王草詔便宜行事。盡起河北人馬入揀京師。康王捧詔嗚咽號泣，遙望京師，拜受。軍民感動，哭聲大震。次日，康王開大元帥

州逕來投奔康王，見南仲，本不喜悅，為其來奔，寬容之。遣其連銜揭榜，召兵勤王。果是河北諸路聞康王欲圖興復，有榜曉示人心，思奮。一日，康王坐府中，謂幕屬曰：「吾夜來夢見皇兄，脫所着御袍賜吾，吾即解衣而服，所賜袍此何祥也。」官屬各曰：「黃袍加身，乃是佳兆。當主殿。」下後有九五之分，言猶未了。報京師有使命來，康王召不、急、尊、以、位、號、而、命、為、兵、馬、大、元、帥、何、也、即、日、有、徽入問之。乃武學生秦仔齋蠟，詔命康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汪伯彥、宗澤為左右副元帥，仍命康王草詔便宜行事。盡起河北人馬入揀京師。康王捧詔嗚咽號泣，遙望京師，拜受。軍民感動，哭聲大震。次日，康王開大元帥

武、二、帝、在、洪、社、稷、為、重、君、為、輕、况、一、帝、崇、學、士、宗、廟、者、非、康、王、而、誰、此、宋、人、所、以、失、策、也

府于相州招集人馬不數日四方豪傑爭應將有萬餘人康王下令分為五軍屯札話分兩頭且看下回分解

岳鵬舉辭親應募

却說相州湯陰人姓岳名飛表字鵬舉世以農為業其

父岳和能勤儉節食以濟饑者耕田有侵其地界和即

割與之亦不與辯人借錢穀有負其債者再不索取由

是鄉人皆感德之其妻姚氏尤賢生岳飛時有大禽若

鵠飛鳴室上因以為名未滿月黃河內決大水暴至飛

母抱飛坐在甕中隨水衝激及至岸邊子母無事人皆

異之飛少負氣節沉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

及孫吳兵法生有神力十二歲時能拽三百斤弓八石

音之弩嘗學射于豪士周同音旦一日周同聚集眾士于平

野較射周同自逞其能連中三矢指謂飛曰若能如此

方可言射飛曰請試同即付其所射弓與飛飛接過弓

來離紅心一百餘步左手挽弓右手架箭然飛終是力

大初弓一發破其筈音濶箭受再發而中亦連中三矢

同悅曰觀君之力較君之射當以功名顯世也飛拜謝

盡得其術能左右射隨發隨中他人莫能及也同既死

飛每遇朔望日親到其墓悲哀痛哭嘗賣衣服與人旋

取酒肉紙燭到周同墳上祭奠拜哭罷挽弓射三矢後

再拜而泣，隨埋其祭肉在墳塚之側，徘徊哀切。片時方歸，每月朔望皆如此。一日其父問他要這衣服，飛終不言，以杖責之，亦無抱怨。其父候他出外，暗暗察之，纔知其所為。父問飛云：爾所從學射的，多有死者，為何單泣祭于周同之墓？飛曰：向日周公獨愛我厚，不消幾日，盡教我射法，今惜其死，無以酌報。但於朔望日祭之，以盡其禮。父又問曰：墓前射三矢者為何？答曰：射三矢者，知我射法由周君而精。父又問曰：埋祭肉者為何？答曰：此祭肉乃周君所享，飛不忍用。父憐之，撫其背曰：使爾得為時用，必作狗國死義之士。飛對曰：但將父母遺體上

報國家，有何不敢為其父？歎曰：我今得子如此，則無後患矣。靖康間，見胡馬縱橫，宋兵畏縮，鄉中好漢皆來就他入山為寇。飛謂之曰：大丈夫不著芳名于史冊而為鼠竊狗盜，偷生于世可乎？乃令人于脊背上刺盡忠報國四大字，以示不從邪之意。後日人來尋他，就將脊字示之，以此相州豪傑多不從盜。及聞知康王在相州招募軍士，是時父和已死，乃留妻李氏侍養老母，自辭家前來應募。因投見劉浩，劉浩看岳飛一表，非俗人材，出眾心中暗喜。因問壯士鄉貫姓名，飛曰：離相州七十里，湯陰人氏，姓岳名飛。聞康王開大元帥府，招募天下英

忠報國四字今日示人，直待死日方知

雄飛志圖報効不辭勞苦而來劉浩曰壯哉其志也因
 問康王招募榜文經掛半月四方豪傑來應者各專其
 任賢士今來欲得何職飛曰不，是，祿，祿，乎，人，寧，肯，受，職。當今胡馬出入中原擾亂
 四海出將入相奠安華夏百戰百勝能掃開沙漠迎還
 二聖取天下如反掌救黎民于塗炭此飛之素志矣至
 于碌碌卑任隨時興廢者非飛之所願也劉浩聽罷大
 驚急下階以手携飛于上坐曰素聞閣下擒劇賊陶俊
 賈進和之名未曾識面今來為國出力非獨某一人之
 幸實天下社稷之幸也我明日引見康王必重用閣下
 飛拜謝次日康王升府堂衆官僚屬見已畢劉浩引進

岳飛飛拜伏階下浩曰昨日此人不憚馳驅遠來應募
 臣觀其蘊材智克裕實堪任用故敢薦來見王康王看
 岳飛果是相貌魁梧大悅謂飛曰即今磁相二州界上
 盜賊猖獗與爾數百騎前去收捕候在有功遂補爾官
 職岳飛得令即拜辭康王領軍出離相州忽哨馬報見
 有賊首吉倩聚衆數十萬劫掠州縣岳飛見說遂札下
 人馬分付手下不可亂動待我領四人前去收捕此賊
 言畢部下四騎徑奔賊營守寨門者支當不任直到吉
 倩帳前下了馬衆賊驚恐一時不知誰人岳飛呼吉倩
 等謂之曰如今胡虜不順天道圍逼京師欽宗蠟丸詔

旨命御弟康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招兵募馬入救京
 城有功者就便陞賞爾眾人正好輔義立功留芳史冊
 積其富貴傳于子孫豈不美哉如今潛居草莽之間偷
 生為活豈是長久之計今我上奉康王令旨特來招論
 爾等奮其忠義同救君父正是轉禍為福之秋反邪歸
 正之日眾人何不自省若不從我所勸明日康王大發
 人馬勦捕爾等得與妻女相守否吉倩等素知岳飛之
 名且被其志誠所感即置酒款待岳飛飛亦盡其情而
 飲全無疑慮吉倩忽然淚下起謂飛曰我等捨掠相磁
 二州作禍深重今受將軍來招倘隨將軍去雖康王見

怨今元帥所招皆是相磁二州豪傑必然殺我不如且
 潛身于此苟延歲月以盡餘喘矣岳飛又曰今康王以
 仁義舉兵招納四方豪傑賞罰最明誰敢違軍令擅自
 殺人以報私仇者乎岳飛對天折箭為誓若有誤殺爾
 等上天后土可鑑予與此箭同飛開諭再三賊皆受命
 內有一賊起身大怒高叫曰吉大哥休聽此言而自送
 死言罷向前以拳擊岳飛岳飛大怒只一拳正打着賊
 人左眼血流滿面睛珠突出賊人倒地岳飛進前左手
 扯住吉倩衣領右手拔劍謂吉倩曰爾等若肯從我反
 邪歸正萬事皆休若道半聲不從爾今性命只在目下

吉倩驚恐，雙膝跪下，曰：願隨將軍歸順。其餘賊黨羅拜於前，乞求寬恕。解甲受降者凡三百八十餘人，同到相州。進大元帥府，拜見康王。康王大喜，就封岳飛為承信郎。吉倩為偏校，其餘皆受重賞。此兵就與岳飛掌管。康王遂命延禧草詔，曉諭諸郡。不數日，河北都漕運張慤、京東漕運黃潛善各領兵來會。惟中山慶保二處被虜攻圍，不得達元帥府。康王又遣使命招劇賊楊青、常景等，皆來順應。又得萬餘眾，自是威聲大震。中原有復興之勢矣。康王克日統眾，離了相州，欲速救京師之圍。大軍前抵黃河，哨馬還馳報黃河未凍，不可渡。眾軍相顧

驚愕。康王即下車步行至河邊，密禱于天地。河神曰：康

王本為父兄受莫伸之辱，黎元罹無辜之禍。京師告急

社稷傾危，使祖宗靈氣未泯。天意復回，此河即凍。渡吾

諸軍如其不然，隨受汨沒。康王禱畢，忽見濃雲布密，朔

風兢起，吹得岸上人馬寒不可立。片時間風息雲開，眾

人視黃河盡皆凍合。康王大喜，速令諸軍渡河。不移時

眾軍渡了黃河，將近開德地界。前軍報山坡後旌旗飄

舞，戈戟如銀。不知何處軍馬，康王驚疑。彼軍來近，中軍

主將逕迎康王。康王一見大悅，且看此人是誰。身懷忠

義，胆志毅千人軍。乃磁州留守宗澤是也。因得康王草

詔部兵二千餘人自磁州來會，正好此間相遇。康王撫慰之曰：「自離相州，已避金人追捕之厄。今日復得與留守相會，實天幸矣。」澤笑曰：「深賀大王脫金人之禍，誠出崔府君之默祐也。」康王亦以為然。是日大軍齊入開德府，會集各處兵馬。時信州府守臣楊祖募兵一萬，馬一千疋，至潞州。知州王麟領兵一千繼至。有張俊、苗傅、楊沂中、田歸中皆領兵至。康王大喜，重頒賞賜。犒音勞諸軍。次日康王車駕離開德府，將抵李固渡。哨軍回報：李固渡有金家人馬守把，不能前進。康王聞報失色，問曰：「誰可退金兵保車駕過李家渡？」言未畢，麾下轉過劉浩。

向前言曰：「臣舉一將可退金兵，以保車駕無虞。」王曰：「何人？」浩曰：「昔在相州收捕強盜吉倩者，見居承信郎岳飛，此人可去。」王曰：「然。」即遣人宣過岳飛，令將所領人馬前往李固渡，勦退金兵，賜飛盔甲戰袍鞍馬兵器。飛受賜，即拜辭康王，領兵出城，依水草屯下大營。分付部將吉倩等曰：「金兵雖是人眾，彼以我南朝無人對敵，其志已驕。爾來日初陣，須用出力，我引兵從後救應，必不致誤。如違吾令者，立斬。眾人得令，俱各整備出戰。不在話下。」

宋高宗金陵即位

却說岳飛次日部領眾軍，在李固渡平川間排下陣勢。

遙望見金家一座軍營緊靠河邊屯札沿河俱列旗幟各有營寨只不見金兵來往不知何意岳飛曰此金將知我軍來按兵不動待我兵過了渡却舉暗號那時人馬方出與我對敵爾等且照各營守禦待我對敵之時隨機應變岳飛號令未畢忽沿河甲光映日旗影翻天早有一員金將一疋馬跑出營來飛視其人黑臉剛鬚睜開環眼乃金將完顏帖木兒大叫一聲宋家不怕死的敢來爭我李固渡有強者出馬只見宋陣門旗開處一將當先乃岳飛副從吉倩出馬吉倩更不打話舉鎗直刺完顏帖木兒拍馬舞刀來迎二騎相交戰不到十

合完顏撥馬望本陣逃走吉倩見金兵陣動勒馬從後趕去將近金營完顏放起信砲只見四下伏兵盡起把吉倩圍在垓心吉倩見氣勢不利撥回戰馬突圍而出直奔回宋營完顏率金兵亂殺將來正遇岳飛救應軍到阻住金兵岳飛怒氣激烈大罵曰鞑羯音駱奴不順天道興兵侵我中國苦我生靈今日早早席捲而退萬事皆休如不然立教爾輩身膏草野命返黃泉完顏帖木兒大怒曰爾宋家有甚強將敢出大言舞刀直奔岳飛岳飛舉鎗來迎戰上數合岳飛賣個破綻虛掩一鎗往東南便走完顏帖木兒不捨一直趕來岳飛看其來

得近、按住金鎗、綽起鋼鞭、望金將當門打下。完顏帖木兒措手不及、翻身便倒。只見眼睛突出、腦髓迸流、死于馬下。岳飛既打死完顏帖木兒、驅動眾軍亂殺殺死金兵僵屍數里。奪得輜重牛馬無算。岳飛鳴金收軍、遣人報知康王。請車駕過李固渡。却說康王得岳飛捷音、大悅、重賞其功。轉陞岳飛為成中郎。下令眾軍過了李固渡、進大名府屯札。忽羽書馳報東京圍困將危、作急會兵來救。康王聞此消息、與眾將議曰：目下大軍尚未來到、東京求救仍緊。爾眾人有何高見？劉浩出口曰：臣願先領兵救東京之圍。大王可會集軍馬隨後赴應。康王曰：必須得一智勇之將副之。乃可行。言未畢、班將中轉過一人、出口曰：臣雖不才、願與劉浩同往。康王視之、見其人身長七尺、腰大數圍、面如傅粉、唇若抹朱、鼻似懸胆、眼像刀裁、端的智勇並兼。文武皆會。此人是誰？乃是成中郎岳飛也。康王一見大喜曰：得君同往、寡人何憂矣。賜酒三杯、着與劉浩齊救東京。以岳飛為前部先鋒、劉浩為前部主將、點起馬步精兵一十萬。即日起行。劉浩二人領命、辭康王出離大名府。部眾軍分作三隊、望東京進發。將到滑州孔下營棚。劉浩謂岳飛曰：將軍可乘我戰馬、帶領百餘騎、往黃河邊境上、哨探金兵聲。

得近、按住金鎗、綽起鋼鞭、望金將當門打下。完顏帖木兒措手不及、翻身便倒。只見眼睛突出、腦髓迸流、死于馬下。岳飛既打死完顏帖木兒、驅動眾軍亂殺殺死金兵僵屍數里。奪得輜重牛馬無算。岳飛鳴金收軍、遣人報知康王。請車駕過李固渡。却說康王得岳飛捷音、大悅、重賞其功。轉陞岳飛為成中郎。下令眾軍過了李固渡、進大名府屯札。忽羽書馳報東京圍困將危、作急會兵來救。康王聞此消息、與眾將議曰：目下大軍尚未來到、東京求救仍緊。爾眾人有何高見？劉浩出口曰：臣願先領兵救東京之圍。大王可會集軍馬隨後赴應。康王曰：必須得一智勇之將副之。乃可行。言未畢、班將中轉過一人、出口曰：臣雖不才、願與劉浩同往。康王視之、見其人身長七尺、腰大數圍、面如傅粉、唇若抹朱、鼻似懸胆、眼像刀裁、端的智勇並兼。文武皆會。此人是誰？乃是成中郎岳飛也。康王一見大喜曰：得君同往、寡人何憂矣。賜酒三杯、着與劉浩齊救東京。以岳飛為前部先鋒、劉浩為前部主將、點起馬步精兵一十萬。即日起行。劉浩二人領命、辭康王出離大名府。部眾軍分作三隊、望東京進發。將到滑州孔下營棚。劉浩謂岳飛曰：將軍可乘我戰馬、帶領百餘騎、往黃河邊境上、哨探金兵聲。

息如何然後我這里方好進兵岳飛即辭別主將率領人馬前到黃河北岸暫將人馬休息片時彼時黃河已凍金兵忽然大至眾人驚恐便欲勒馬奔回本營飛謂眾曰金兵雖眾不知我之虛實我若回走使賊人知我兵少勢虛乘眾來追我等死無葬身之地今趁他人馬纔過黃河隊伍未定偶然遇我不知我有多少人馬爾等托住了陣脚各下馬蘇音歇觀我殺之必然取勝岳飛言畢騰身上馬單刀疋馬衝入金家營裏來正遇一員裨將舞刀而前望岳飛面門砍下岳飛大怒更不打話用神力將刀直砍過去只一下不想正中虜將的刀

入刃有二寸多正在搖拽之間那岳飛再展神力把刀拽出來只一橫剛過去把虜將的頭連甲帶頸砍落塵埃胡兵見殺了主將各亂散逃走岳飛砍了首將見其陣勢荒亂催動戰鼓眾將一齊向前殺得胡兵尸橫遍野血流成渠眾軍願倒戈納降者聲振山岳于是岳飛鳴金收軍奪得馬匹輜重不可勝數回見劉浩具以破賊之事說遍且將眾軍功勞逐一記之犒賞已畢劉浩將岳飛功勞奏聞康王康王大喜陞岳飛為秉義郎于是移前後軍馬屯扎于濟州不題話分兩頭却說金國遣吳玠音堅莫倚入京集百官議立異姓執僉書樞密院

事張叔夜御史中丞秦檜以去時推立異姓衆莫敢出聲久之計無所出王時雍問於兀儔二人微言敬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以爲然適宋齊愈至自金營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遂以張邦昌姓名寫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且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因移書金師請立天子以慰民望金執置軍中太常寺簿張浚開封寺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中不書名王時雍諭衆以立邦昌意衆唯唯獨太學生難之范瓊恐沮衆厲聲折之遣歸學舍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馬紳乃與御史吳給約秦檜共爲議狀于金師極言異姓不可立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張邦昌當上皇時專事讌遊黨附權奸蠹國亂政社稷傾危實由邦昌金人怒執檜去丁酉歲金人奉册寶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册卽位國號大楚遂陞文德殿受賀遣閣門傳令勿拜王時雍率百官遽拜之邦昌但東向拱立閣門舍人吳革率內執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子焚所居降義水金門范瓊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後襲之殺百餘人捕革併其子皆殺之又擒斬十餘人是日天日無光百官慘然邦昌亦變色唯吳兀莫儔范瓊等欣然以爲有佐命之功邦昌心不安唯時雍每于邦昌前言事必稱

臣啟陛下邦昌斥之時雍勸邦昌坐垂拱殿以見金使
呂好問曰宮省故吏驟見御正衙必有不憤之意倘有

不測柰之何哉于是邦昌心中疑懼恐生後患尊哲宗

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垂簾聽政遣使奉迎康王于濟

州先是呂好問謂邦昌曰相公真好立邪抑姑塞敵意

而徐為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

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若去能保如今日

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蓋亟還政可

轉禍為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為今計者當迎元祐皇

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癸卯歲邦昌乃尊元祐

皇后為宋太后入御延福宮而遣人至濟州請康王好

問又謂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康王相公先遣人推戴

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以致他人聲罪致討

悔可追邪邦昌乃復遣謝克家往迎康王不允謝克家

曰張邦昌知天命人心皆歸大王遣臣迎大王往金陵

即大位王意未決將帥中轉過副元帥宗澤曰張邦昌

陰與金人結交而即偽位今日此賊恐天下共誅之故

有此請其言未可深信伏望殿下開府于南京其金陵

乃祖宗受命之地取四方之中容易漕運王允其講就

命宗澤部領各營將士護駕南行以辛彥宗為先鋒統

制丁順副之、祈超爲前軍統制、王澈副之、張瓊爲左軍
統制、孔彥威副之、張浚爲中軍統制、趙浚副之、苗傅爲
右軍統制、劉浩副之、范實爲後軍統制、張換副之、復命
楊惟中都統制、卽日整點人馬起行、次日康王大軍正
行之際、鄜州路經峒使張深、陝州守臣劉光世領兵從
陳州來會、二人拜見康王、康王大悅、卽封光世爲都提
舉、車駕到虞城西道、都總管孫昭遠等領兵相會、五月
癸未、康王兵到南京、應天府、次日王詣鴻慶宮朝見、諸
臣各依序而列、有徐秉哲等送法服冠冕乘輿、車駕到、
張邦昌亦到、朝見康王、伏地號哭、請罪、康王撫諭久之、
因曰、卿之事、吾已知矣、不必再叙、邦昌拜謝、衆臣復進
議、勸康王卽位、康王因見衆臣力請不已、以是年五月
庚寅朔旦、卽皇帝位于南京、廟號高宗皇帝、

精忠全像武穆精忠傳卷之一終



軍